

支機集完帙之發現及其相關問題

林 玫 儀*

關鍵詞：清詞 支機集 雲間詞派 蔣平階 周積賢 沈億年

一、《支機集》完帙本之發現經過

注意到「雲間詞派」，是很久以前的事。二十多年前撰寫《晚清詞論研究》^①，範圍雖是晚清，各種理論之流衍卻是從頭述起，以期考察其中同異，是故雲間派的論詞觀點亦屬探討課題之一。此後對雲間詞人即特別留心。一九八三年施蟄存先生在《詞學》第二輯刊布《支機集》三卷，使我對雲間詞人又有進一步之認識。施先生在〈蔣平階及其支機集〉一文說明點校此書之原委：

蔣平階是雲間詞派主要作家，他的詞集名為《支機集》，但嘉慶年間修的《松江府志·藝文志》中沒有著錄。我訪問多年，公私藏書家都無藏本。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從龍榆生處見到趙尊嶽的刻本，遂得借鈔。趙氏所集刻的明詞，始終沒有墨刷流傳，其板片亦已散失。因此，我覺得

* 本所研究員。

①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9年7月。

應當把這本書趕緊印出來，使它不至於從此亡失。^②

趙本內容原即殘缺，施先生雖自《瑤華集》、《倚聲初集》等書補入十餘字，仍是殘泐嚴重，甚至有連缺二十字而無法卒讀者。故施先生於文末云：

趙尊嶽刻本，悉依其所得原本。字有爛缺或破損者，頁更有脫落者，皆仍其空缺。我從《瑤華集》、《倚聲集》諸書校補得十餘字，其餘仍依趙刻排印，希望天壤間還有一本倖存，可以資校補，俾成完帙。^③

「希望天壤間還有一本倖存」一語，令筆者感動不已，對《支機集》亦留下極深刻之印象。

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明詞彙刊》，乃據趙尊嶽《惜陰堂彙刻明詞》之紅印再校本影印成書，《支機集》即是其中之一。其後蒙施先生厚愛，贈予筆者一批珍貴詞籍，先生手抄本《支機集》（以下簡稱鈔本）亦在其中。此書以毛筆謄寫，先生當年振筆勤鈔之情狀，可以想見。將三本詳作比勘，可知施先生所錄之「趙尊嶽刻本」，即是《明詞彙刊》影印之所據、現藏於復旦之本子^④（以下簡稱趙刻本）。是故趙刻本、鈔本、《詞學》本三者實同出一源。其中些微差別，在於施先生鈔本與趙刻本詞後均有一篇趙尊嶽的〈後記〉，《詞學》本無；而《詞學》本有標點，頗便閱讀，抑且多所校訂，如趙刻本〈凡例〉「溫麗者，古人之醞□□□者」，施先生為補「藉」字，斷作「溫麗者，古人之醞□，□□者」；〈琅天樂〉（侍女按龍笙）末句，趙刻本作「是人間定西蕃」，「定西蕃」三字因下闕調名而衍，施先生未錄此三字，故《詞學》本不誤（頁255，見第二輯，下同。）。又如〈長相思〉（秦王宮）「君□□□□路中」一句應為七字，趙刻本原只列三個空圍，施先生據

② 見《詞學》第2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223。

③ 同前註，頁225。

④ 趙尊嶽輯：《明詞彙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據《明詞彙刊·出版說明》，此批書籍乃趙氏一九六三年交予龍沐勛者，然據施先生文中所言，是一九六二年自龍沐勛處借鈔，或為陸續交託之故。

格律添加一個（頁256），此乃補正調式之例。至如〈凡例〉「敢申厥旨」，趙刻本原誤作「敢中厥旨」，施鈔不誤；〈南歌子〉（對月疑歌扇）「看雲學□□」，施先生為補「舞衣」（頁248）；〈菩薩蠻〉（寒雲一夜飛殘雪）「塞門□□傷離別」、「碧天□□□」、「秦山對隴關」，施先生據《昭代詞選》補作「塞門萬里傷離別」、「碧天愁望遠」、「秦山對隴山」（頁261）；〈相見歡〉（與誰同倚銀屏）「說□」，據《瑤華集》補作「說到」（頁275）等，則為補字之例。凡此，均可見出其專精及嚴謹之一面。唯因《詞學》將施先生鈔本重新排版，故又不免有誤植之處^⑤。

⑤ 施先生鈔本一絲不苟，與《明詞彙刊》本對勘，殆無一字抄錯。但刊於《詞學》時，因為重新排版，難免有誤植之處。除因簡化字兼代及異體字改排規範字所導致的差異外，茲就所見更正如下：序文「籍草為裊」當作「藉草」（頁241）；「即九鼎龍髯之墓」，「墓」當作「慕」（頁243）；「藏在玄默執徐」，「藏」當作「歲」（頁244）。〈三臺〉（紅藕晚花對鏡）「白萍小蕊」，「萍」當作「蘋」（頁249）；同調「笑看錦襜走馬」，「笑看」當作「笑著」（頁250）；〈琅天樂〉（雙節引鸞簫）題前小序「故效和之」，「效和」當作「交和」（頁255）；〈菩薩蠻〉（瑞香毬子風前落）「倚闌尋艷藕」，「藕」當作「耦」（頁260）；〈更漏子〉（金錯刀）「青琢月」，「琢」當作「塚」（頁261）；〈天台宴〉（綠狸舖上文犀簟）「奪付酒胡家」，「酒」當作「酒」；「甚處春山遠」，「甚」當作「恁」；「貪與劉郎贈咒」，「贈」當作「賭」（頁267）；〈酒泉子〉（白帝城頭）「夜夜啼鳥□□」，「鳥」當作「烏」；同調（寒食風寒）「月晚天山白」，「月晚」當作「日晚」（頁278）；同調（萬里交河）「燕山雪？雪」，「雪？雪」當作「春雪」（頁279）；同調（一帶銀河）「雙雙□鵲□起舞」，「□鵲」當作「鵲鵲」（頁280）；〈醉公子〉（卵色江天白）「新雛唧碎紅」，「唧」當作「銜」（頁281）；同調（白馬連珠絡）「何處青鸞慢」，「慢」當作「幔」（頁281）；〈醉花間〉（思相見）「金風斜郎面」，「風」當作「鳳」（頁283）；〈女冠子〉（春山春夜）「輕搖釵鷓鷃」當作「鷓鷃釵」（頁284）；〈山花子〉（秦女烽前柳欲斜）「枝枝動拂卓金車」，「動」當作「初」（頁288）；〈柳梢青〉（曲水輕寒）「蘭槳動還」，「動」亦當作「初」；同調（隋隄春半）「輕搖雙劍」，「雙劍」當作「雙劍」；「宮簾冢救」，「冢救」當作「冢救」（頁290）（以上見《詞學》第2輯）。又〈荷葉盃〉（鏡裏曉裝才罷）「佯將翠袖倩郎整」，「袖」當作「鈿」（頁249）；〈玉蝴蝶〉（雁門衰草萋萋）「風雨濕征旗」，「旗」當作「旂」（頁263）；〈三字令〉（東風外）「更漏長」當作「漏更長」（頁269）（以上見《詞學》第3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

近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出版，筆者以為或可查到《支機集》的下落；翻查之下，果然著錄上海圖書館（以下簡稱上圖）有此藏書^⑥。小注云：

明蔣平階撰，明周積賢、沈億年輯。明萬曆刻本。

按：《支機集》三卷，作者皆不同，非蔣平階個人獨撰。又「萬曆刻本」云云，亦誤。《支機集·序》，有「歲在玄默執徐」一語，即「壬辰」年，可能編者認為蔣平階既是明人，遂將此書繫於明代最後一個「壬辰」（1592）之後，時當神宗萬曆（1573–1619）年間。唯是對照蔣氏生平，此「壬辰」應是順治九年（1652）。再經核對二者內容，發現此本即為趙尊嶽當年據以雕版之殘本（以下簡稱「殘本」）。按：《明詞彙刊》本於正文後附有趙尊嶽一篇跋語，說明獲睹及刊印此書之因緣：

甲戌秋日斐雲宗兄獲睹於廠肆間，估人謂自山左攜歸，索值至百金。少殘缺，第三卷佚去末葉，少〈踏莎行〉一首，然尚不足為疵累。斐雲亟以見告，展轉得之。即付重鈔，用識墨緣。^⑦

經比勘後，可確定上圖所藏，即是估人「自山左攜歸」之本（說詳後）。至此《支機集》相關之版本已有四種，然而全帙仍不見踪影，此書在天壤間是否仍有完帙，亦不得而知。個人以為施先生既求之多年而不得，若天地間果有完帙，可能會在異邦。近年來筆者致力於清人詞集之蒐羅，曾花費許多時間在美、加及香港、漢城各大圖書館翻查詞籍，也總期望能在國外發現另一本完整的《支機集》，結果都失望而回。然而對蔣平階之興趣卻未稍減，凡與其相關之資料皆廣為蒐集。蔣氏明亡後遁跡為黃冠，成為著名的堪輿學家，至今坊間還流傳甚多與其相關之風水著作，《清史稿》卷五百二云：

蔣平階，字大鴻，江南華亭人。少孤，其祖命習形家之學，十年，始得

⑥ 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集部，下冊，頁1973。

⑦ 見《明詞彙刊》，上冊，頁580。

其傳。遍證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窮其變。自謂視天下山川土壤，雖大荒內外如一也。遂著《地理辨正》，取當世相傳之書，訂其紕繆，析其是非，惟尊唐楊筠松一人，曾文迪僅因筠松以傳。其於廖瑀、賴文俊、何溥以下，視之蔑如。以世所惑溺者，莫甚於《平砂玉尺》一書，斥其偽尤力。自言事貴心授，非可言罄，古書充棟，半屬偽造。其昌言救世，惟在《地理辨正》一書。後復自抒所得，作《天元五歌》，謂此皆糟粕，其精微亦不在此，他無祕本。三吳兩浙，有自稱得平階真傳及偽撰成書指為平階祕本者，皆假託也。

從之學者，丹陽張仲馨、丹徒駱士鵬、山陰呂相烈、會稽姜堯、武陵胡泰徵、淄川畢世持，他無所傳授。姜堯注《青囊奧語》及《平砂玉尺辨偽》，〈總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⑧。

平階生於明末，兼以詩鳴。清初諸老，多與唱和。地學為一代大宗，所造羅經，後人多用之，稱為「蔣盤」云。^⑨

蔣氏著作流傳至今者，《支機集》外，尚有《東林始末》、《畢少保傳》等，但知名者幾全屬堪輿之書。影響最廣者為《地理辨正》及《天元五歌》，尚有《歸厚錄》、《古鏡歌》、《〔祕傳〕水龍經》、《陽宅指南》、《傳家陽宅得一錄》等書，亦相傳為蔣氏所作。《地理辨正》一書，個人經眼者即有三種^⑩，後代有關此書之注解尤多，如《地理辨正翼》、《地理辨正直解》、《地理辨正補義》等。《地理辨正》有蔣氏所撰〈原序〉及〈辨偽〉二文。後

⑧ 原書標點作「《平砂玉尺辨偽》，《總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按《平砂玉尺辨偽》為蔣平階所撰，姜堯所訂；姜氏另撰〈平砂玉尺辨偽總括歌〉，《清史稿》此處略有混淆。

⑨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主編：《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第17冊，卷502，列傳289（藝術一），頁13883-13884。

⑩ 一署「嘉慶二年仲春新鐫」、「芸經堂藏版」；一為鈔本，有「兩峰居」及「兩峰書屋藏」字樣，又有「陸沆藏本」印；一為掃葉山房刻本。

者署「雲間松江別名蔣大鴻敬告」^①，云：

僕弱冠失恃，先大父安溪公命習地理之學，求之十年，而始得其傳，乃以所傳遍證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會其旨，從此益精求之，又十年而始窮其變，而我年則已老矣。……夫豈不欲傳之其人，然天律有禁，不得妄傳，苟非忠信廉潔之人，未許與聞一二也。丹陽張孝廉仲馨（江蘇鎮江府屬）、……會稽姜公子垚（紹興府屬）、武陵胡公子泰徵（湖南常德府屬）……昔以文章行業相師，因得略聞梗概。此諸君子，或丹穴鳳雛，或青春鶚薦，皆自置甚高，不可一世，蓋求其道以庇本根，非挾其利以為壟斷，故能三緘其口，不漏片言，庶幾不負僕之講求爾。

前者署「華亭江蘇松江府屬蔣平階大鴻氏課」，云：

余少失恃，壯失怙，先大父安溪公早以形家之書孜孜手授，久而後知俗學之非也。……且視天下山川土壤，雖大荒內外，亦如一也。……夫地學之有書，始於黃石，盛於楊公，而所惑而不可卒解者，則莫甚於《玉尺》。……予、姜諸子問業日久，經史之暇，旁及此編，豈好事哉？我得此道以釋憾於我親，從我游者皆有親也。姜氏習是編，而遽梓之以公世，其又為天下後世之有親者加之意歟？^②

此二篇文字，顯然即上引《清史稿》之所本。可堪注意者，文中舉出蔣氏自承得其真傳之門生。此點由《地理辨正》每卷前所署參校門生之姓名亦可印證。《地理辨正》共分五卷，第一卷署「雲間蔣平階補傳，門人會稽姜垚辨

① 此據榮錫勳：《地理辨正翼》（臺北：武陵出版社，1986年影印文光堂刻本），頁29。上海圖書館藏榮氏《地理辨正翼》此處作「雲間松江別名蔣平階敬告」。另「兩峰書屋藏」鈔本《地理辨正》則作「辛酉華亭蔣平階大鴻氏敬告」，「辛酉」為康熙二十年，此一紀年諸書均未見，故特具意義。

② 引文據武陵出版社影印文光堂本。此序亦見於《地理辨正補義》，該書署「雲間蔣平階補傳」、「會稽姜垚辨正」、「豫章尹一勺子補義」，見劉永明主編：《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6集（七），頁3009。

正」、第二卷署「杜陵蔣平階大鴻補注，門人臨安于鴻儀、會稽姜垚較正」、第三卷署「杜陵蔣平階補傳，門人武陵胡泰徵、會稽姜垚較正」、第四卷署「雲間蔣平階大鴻補傳，門人會稽姜垚參定」、第五卷署「華亭蔣平階大鴻氏著，門人姜垚汝皋氏訂」，書後並附有會稽姜垚汝皋所撰〈平砂玉尺辨偽總括歌〉，可見姜垚乃蔣氏門生中闡揚師說最力者^⑬。按：姜垚字汝皋，號蒼崖、柯亭及樗里山樵，有《柯亭詞》，蔣平階曾序其詞集，云：

余縱心棲遯，嘯歌自適，于詞章聲律稍稍浸淫，……故年來徒越，特近蒼崖姜氏，蓋日夕交勉，不在世人纂組之末矣。蒼崖家學有源，自命不苟，既博涉孔、老之書，又于天官、地志、醫藥、象數之餘，罔不探其經奧……。

由此段引文，不僅可證明二人關係匪淺，亦可知姜垚於術數方面確有過人之處，此不獨由於得自蔣氏真傳，也因其家學淵源。凡此，均可證《清史稿》「姜堯」云云，實應作「垚」。

姜垚之《柯亭詞》，個人曾獲睹浙江圖書館（以下簡稱浙圖）藏本，除三卷外，尚有續稿一卷，共成四卷。後得知上圖亦藏有《柯亭詞》，卻是三卷本，頗想核對二者有何差異^⑭，另因《柯亭詞》中有蔣平階序，上圖所藏既是不同版本，筆者亦想查看其中有無與蔣氏相關之其他資料，乃趁赴大陸蒐集資料之機會，專程前往上圖查閱，豈知翻查書目卡片，發現《柯亭詞》竟是附於

⑬ 後代注釋或推衍此書者，亦均維持蔣平階原註、蔣氏門生校刊之體例，僅於其後增署演繹者名號，如《地理辨正翼》署「醴陵榮咨岳補翼」、《地理辨正直解》署「無心道人增補直解」、《地理辨正補義》署「豫章尹一勺子補義」。唯有部分將內容析為六卷，致校刊門人名氏稍有差異，如榮錫勳《地理辨正翼》將《地理辨正》卷一之「青囊經」析為上下二卷，而卷二與前者同樣署「門生臨安于鴻儀、會稽姜垚校刊」，遂使校刊者名氏有異。唯六卷中仍是以姜垚校刊者占大宗。

⑭ 二者皆為康熙本，經查對後，發現上圖藏本雖較浙圖少〈續稿〉一卷，唯卷三卻多一首〈哨遍〉（斗帳峭寒）。

《蘭思詞鈔》之下：

502845-48

蘭思詞鈔二卷

(清錢塘)沈豐垣(適聲)撰

附支機詞三卷(清杜陵)蔣平階撰

柯亭詞一卷(清會稽)姜 垚撰

清康熙十一年(1672)吳山草堂刻本

四冊

「附支機詞三卷(清杜陵)蔣平階撰」一句，使人驚喜若狂。及至提書出來，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支機集》三卷赫然在目。沒想到尋尋覓覓，最後還是在上海發現。至此個人獲見之《支機集》不同版本已有五種，且都來自上海，可謂巧合。此本樣式與殘本全同，唯殘本所缺之字均清晰俱在，殘本所缺末半葉亦完足，故當稱之為「完帙本」^⑮。

上圖的書目卡片，把三種不同之書混為一談：一為《蘭思詞鈔》(二卷，二冊)，二為《支機集》(三卷，一冊)，三為《柯亭詞》(一卷，一冊)，此由登錄號「502845-48」可知。由於《蘭思詞鈔》在前，故其餘二書皆被視為《蘭思詞鈔》之附編，書卡即登錄《蘭思詞鈔》四冊；實則三書行款版式皆有不同。《蘭思詞鈔》半頁八行，行十八字，左右雙欄；《支機集》亦為半頁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單欄。《柯亭詞》則是半頁十行，行十九字，四周雙欄，黑口，雙魚尾；序文、目次及詞話部分行間有欄，正文則無。唯是四冊皆

^⑮ 此書卷三缺第十一頁，以致〈酒泉子〉目錄作「五首」，而內文僅有一首，嚴格言之，實不能稱之為「完帙」，唯殘本及趙刻本均如是，可能原書即缺，故仍以「完帙本」視之。

有「徐氏麟光」、「麟光原名徐受虔」、「石甫一字雲龕」、「忠節徐氏所藏書畫印」等印章，且用印方式極為一致，每一卷末皆為「雲龕讀過」，正文開始皆用「石父」（朱文）、「麟光」（白文），且三書末頁都同樣挖掉一印，未詳何人。推想當初同為徐氏所藏，三書置放一起，由於外觀近似，圖章鈐記均同，編目時遂被誤為一組。書中夾有小紙片：「蘭思詞鈔4冊 10.00元」，足見此書於昔年購入時，四冊即已被視為一組。

另一重要錯誤即是版本項，由於被視為《蘭思詞鈔》之附編，三種書都被定為「康熙十一年吳山草堂刻本」。實則《支機集》有順治九年序，亦非吳山草堂刻本。殘本之被誤認為萬曆本，是定得太早，此本因《蘭思詞鈔》而被誤認為康熙本，又定得太晚。

《支機集》原書封面已無題籤，由收藏者覆以牛皮紙，署為《支機詞集》，是故目錄卡片誤作《支機詞》。實則此書版心及各卷首頁，皆作「支機集」。由於此書並未歸入善本之中，是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予著錄，故此書能被發現，可謂十分僥倖。而在本世紀之初，就能完成施先生多年心願，更令人欣喜萬分。

二、完帙本內容在研究上之重要性

完帙本出現，最直接的作用是補缺。殘本在〈踏莎行〉（小燕雙棲）一首之後有「其二」兩字，唯後半葉佚去，此首〈踏莎行〉之內容遂隨之湮沒。現則可據完帙本補全文字：

畫角聲哀。金壺漏咽◎梧桐嶺上餘殘月◎早涼吹入小樓寒。客愁漫漫和誰說◎半渚驚鴻。一山落葉◎江城又是清秋節◎酒旗搖曳杏林風。湘天處處傷離別◎

然而完帙本尚有辨正的作用，卻令人始料未及。蓋以完帙本與其餘諸本對勘，

可證明殘本與完帙本差異之全部文字，均出自後人妄補，不可視為異文。茲說明如下：

施先生鈔本及《詞學》本與趙刻本三本同源，已見上文所述；若以上圖所藏殘本及完帙本與此對勘，會發現殘本與前三者幾無二致，而完帙本的文字則差別甚多。此種情形，一般直覺都會認為前四者同出一個版本，後者則是另一傳本。然而審視殘本，乃知其大謬不然。蓋殘本與完帙本基本上應是同一版本，但殘本泐損甚為嚴重，已經過前人襯紙重裝，並以墨筆補寫，補寫情形有二：一是字跡雖殘，唯尚可辨認，則逕將缺處補全於中間襯紙上；一是原字已不存，純就上下文推斷補寫，此則不免於臆測。凡是完帙本與殘本不同之字，均屬此類，絕無例外，可見此即是趙萬里於廠肆間發現，估人自山左攜歸，後經趙尊嶽梓行之底本，所補諸字至遲在趙尊嶽經眼之前已然補上，故趙氏不疑有他，逕予照刻；其後施先生在龍沐勛處看到的以及《明詞彙刊》據以刊行者，均為同一本子。明乎此，即可知現已通行之《詞學》及《明詞彙刊》上之文字，其中凡與完帙本不同者皆出自某藏書家或書估之臆補，絕非另一版本之異文。此種情形，與施先生據《瑤華集》或《倚聲初集》補字的情形，完全不同。若誤以為此乃原文或異文，而據以研究蔣氏諸人之詞作，則必致被誤導。茲列出殘本誤補之處如下：

(一)支機集序

泉飛玉竇，依然寫鳳之音；柳拂金隄，即是迴鶯之「袖」。

殘本「袖」字原缺，誤補為「曲」；趙刻、鈔本同。

榜人擁「楫」，

殘本「楫」字殘泐，誤補為「楫」；趙刻、鈔本同。

(二)凡例

頁一上

唐詞多述本意……間有投贈之作，而義存復古，故不更「標題」。

殘本「標題」二字原缺，誤補爲「錄」；趙刻、鈔本同。

頁一下

詩道且然，詞爲尤甚。我「師」三正，微引其端。

殘本「師」字原缺，誤補爲「既」；趙刻、鈔本同。

頁二上

盛明詩宗較振……意不苟安，周子「軼才」，「良」足羽翼大雅。

殘本「軼才」、「良」原缺，誤補爲「積賢」、「庶」；趙刻、鈔本同。

(三)卷一

目次

望江南「五」首

殘本「五」字原缺，誤補爲「二」；趙刻、鈔本同。

頁五上 附沈生英節和詞〈望江南〉其二

春欲曉，花鳥逼重簾……珠淚不禁「彈」。

殘本「彈」字原缺，誤補爲「寒」；趙刻、鈔本同。

頁六上 附守大和詞〈浪淘沙〉

妾住桐江第五灘，郎君「家在」富春山。

殘本「家在」二字原缺，誤補爲「亦住」；趙刻、鈔本同。

頁十一上 〈菩薩蠻〉其三

曉山重疊芙蓉萼……朝朝臨鏡「看」。

殘本「看」字原缺，誤補爲「寒」；趙刻、鈔本同。

頁十二上 〈菩薩蠻〉其七

寒雲一夜飛殘雪……秦山對隴「山」。

殘本「山」字原缺，誤補爲「關」；趙刻、鈔本同。

頁十三上 〈更漏子〉其四

菊花潭、楊柳岸……三五「月」、白如雪。

殘本「月」字原缺，誤補爲「夜」；趙刻、鈔本同。

頁十四上 〈月宮春〉

「玉女房開」人未老，太霞曲唱夜將闌。

殘本「玉」字泐，「女房開」缺，「玉」誤補爲「下」；趙刻再補三空圍，作「下□□□」，鈔本同。

頁十五上 〈雙星引〉新調

瑤草幾番花……記取山頭「博」著，便留與、後人誇。

殘本「博」字原泐，誤補爲「可」；趙刻、鈔本同。

頁十六上 〈天台宴〉并序

吾門沈子幽祈……戲爲新調以贈之，名曰天台「宴」，「夫」國風之正變也。其於男女妃匹「之際」，惟房宴笑之私，不啻詳矣。

殘本「宴」、「夫」、「之際」等字原缺，分別誤補「怨」、「亦」、「以致」等字；趙刻、鈔本同。

頁十七上 〈天台宴〉其三

石華唾染鴛鴦錦……投壺不用數千嬌，「早」趁臙脂花雨過藍橋。

殘本「早」字原缺，誤補爲「好」；趙刻、鈔本同。

(四)卷二

頁二上 〈柳枝詞〉

何處香車踏大堤……此日楊花「未解飛」。

殘本「未解飛」三字原缺，誤補一「去」字；趙刻補爲「去□□」，鈔本同。

頁二下 〈柳枝詞〉其二

遊人盡愛柳條新，莫「遣新」條折向人。

殘本「遣新」二字原缺，誤於「條」上補「攀」字；趙刻補作「莫□攀條折向人」，鈔本同。

頁三上 〈轉應曲〉其二

飛絮飛絮……離別離別，莫「放」他人輕折。

殘本「放」字原缺，誤補爲「使」；趙刻、鈔本同。

頁三上 〈轉應曲〉其三

春水春水，波動鴛鴦「驚起」。「吳」山西望天涯。

殘本「驚起」、「吳」原缺，誤補爲「翡翠」、「暮」；趙刻、鈔本同。

頁四下 〈相見歡〉

與誰同倚銀屏、月初「明」。

殘本「明」字原缺，誤補爲「生」；趙刻、鈔本同。

頁六上 〈酒泉子〉

寒鴈初歸……日斜人去花如「雪」，「宮」漏聲聲咽。

殘本「雪」、「宮」二字原缺，誤補爲「霧」、「更」；趙刻、鈔本同。

頁七上 〈酒泉子〉其五

漢使不來……錦城回首秋蕭「索」，「又」負刀環約。

殘本「索」、「又」二字原缺，誤補爲「瑟」、「不」；趙刻、鈔本同。

頁七下 〈酒泉子〉其六

萬里交河，流到長安「又斷」。

殘本「又斷」二字原缺，誤補爲「鄉國」；趙刻、鈔本同。

頁八上 附曾生和詞〈酒泉子〉

雙雙鴛鴦「橋邊」舞。

殘本「橋邊」字原殘泐，誤於「舞」上補「起」字；趙刻補作「□起」，鈔本同。

頁十二上 〈巫山一段雲〉

暮雨瀟湘路……往事空「相」憶。

殘本「相」字原缺，誤補爲「回」；趙刻、鈔本同。

頁十三上 〈更漏子〉其三

柳風清、松月冷……明河「高復」低。

殘本「高復」二字原缺，誤補爲「照影」；趙刻、鈔本同。

頁十三下 〈阮郎歸〉

西風吹入鬱金堂，小「屏」山氣涼。

殘本「屏」字原泐，誤補爲「園」；趙刻、鈔本同。

頁十四上 〈畫堂春〉

錦江春草綠汀洲……洲上「曉」樓如翠……「盡日」閑愁。

殘本「曉」、「盡日」原缺，誤補爲「畔」、「惹起」；趙刻、鈔本同。

頁十四下 〈畫堂春〉其二

枝枝宮柳曉鶯寒，玉「墀」春雨初殘。

殘本「墀」字原缺，誤補爲「階」；趙刻、鈔本同。

頁十五上 〈山花子〉

秦女峰前柳欲斜……香井夜長人「不寐」，數啼鴉。

殘本「不寐」二字原缺，誤補爲「獨立」；趙刻、鈔本同。

頁十六上 〈柳梢青〉

曲水輕寒……鴛鴦「湖畔」，天上人間。

殘本「湖畔」二字原缺，於「鴛」下誤補「帳底」二字；趙刻、鈔本同。

頁十八上 〈浪淘沙〉

御柳拂宮牆，又自蒼蒼。「石」城山色接天黃。

殘本「石」字原缺，誤補爲「一」；趙刻、鈔本同。

頁十九上 〈南鄉子〉

豈蕊花開……望見王孫愁不「展」。

殘本「展」字原缺，誤補爲「見」；趙刻、鈔本同。

(五)卷三

頁一上 〈荷葉盃〉其二

千里若耶溪水，猶是「浣紗」時。

殘本「浣紗」二字原缺，誤補爲「暮春」；趙刻、鈔本同。

頁三上 〈南鄉子〉其二

芳艸淒淒，王孫猶在「畫橋」西。

殘本「畫橋」二字原缺，誤補爲「玉關」；趙刻、鈔本同。

頁四上 〈柳枝詞〉其五

少婦當機字莫愁，寒風「月」落洞庭秋……夜夜潮聲到「妾樓」。

殘本「月」、「妾樓」原缺，誤補爲「木」、「客舟」；趙刻、鈔本同。

頁五上 〈番女怨〉

玉鈎春帳人未醒……問伊何日是歸「時」，正遲遲。

殘本「時」字原缺，誤補爲「期」；趙刻、鈔本同。

頁十四上 〈菩薩蠻〉其二

江城八月飛黃葉……低首弄湘絃，聲聲起暮「蟬」。

殘本「蟬」字原缺，誤補爲「寒」；趙刻、鈔本同。

頁十五上 〈卜算子〉

秋月蓼花紅……點點黃昏「露」。

殘本「露」字原缺，誤補爲「雨」；趙刻、鈔本同。

頁十六上 〈更漏子〉其四

越羅單、寒香透……金燭淚、玉釵愁，哪堪「更」上樓。

殘本「更」字原缺，誤補爲「樓」；趙刻、鈔本同。

頁二十上 〈瑟瑟調〉

塞外征人，機前思婦，「月」下烏啼。

殘本「月」字原缺，誤補爲「林」；趙刻、鈔本同。

以上各字，以校勘學之術語而言，皆屬「妄補」，應據完帙本更正。

三、有關蔣氏一門及其詞作之探討

(一)可考知蔣氏一門師生及親族之關係

完帙本之另一重要貢獻在於揭開向未知曉的蔣氏家族及門生之資料，而其資料來源則是每卷前所署選詞之人及每卷後校字之人的名號：

卷一：

杜陵蔣平階撰 門人汝南周積賢，大梁沈億年選（卷前）

男守大曾策、無逸左箴氏較（卷末）

卷二：

杜陵先生選定 汝南周積賢壽王氏譔，大梁沈億年幽祈氏評（卷前）

弟積忠西臨氏較（卷末）

卷三：

杜陵先生選定 大梁沈億年桓承氏譔，汝南周積賢壽王氏評（卷前）

弟英節旌叔氏較（卷末）

雖僅是六條資料，卻吐露出甚多不為人知之訊息：一般只知此書為師徒三人合撰，各一卷；由此卻可看出，老師之詞由二生合選，門生之詞則由老師選、由同窗評。評語雖未印出，當時師徒三人彼此切磋問學仍可見一斑。而尤為重要之訊息，是蔣平階育有二子，長子名守大，字曾策；次子名無逸，字左箴。周、沈二人亦均有弟，周積賢之弟名積忠，字西臨；沈億年之弟名英節，字旌叔。

凡此，前人皆未曾論及。明乎此，再看本書各卷所附和作：

頁二下至頁四上，有「附幽生和詞」〈三臺〉七首

頁四下，有「附沈生英節和詞」〈摘得新〉一首

頁六上，有「附守大和詞」〈望江南〉一首

- 頁六下，有「附幽生和詞」〈浪淘沙〉二首
 頁七上，有「附無逸和詞」〈番女怨〉一首
 頁七下，有「附壽生和詞」〈琅天樂〉一首
 頁八下，有「附沈生英□^⑯和詞」〈長相思〉一首
 頁九上，有「附周生積忠和詞」〈長相思〉一首
 頁十四下，有「附無逸和詞」〈月宮春〉一首
 頁十五下，有「附壽生和詞」〈雙星引〉（新調）一首
 頁十五下，有「附幽生和詞」〈雙星引〉（新調）一首
 頁十九上，有「附守大和詞」〈虞美人〉一首（以上見卷一蔣平階部分）
 頁五上，有「附旌生和詞」〈相見歡〉一首
 頁五下，有「附左生和詞」〈生查子〉一首
 頁六上，有「附忠弟和詞」〈生查子〉一首
 頁八上，有「附曾生和詞」〈酒泉子〉一首
 頁八下，有「附旌生和詞」〈酒泉子〉一首
 頁十七下，有「附忠弟和詞」〈月宮春〉一首（以上見卷二周積賢部分）
 頁六下，有「附節弟和詞」〈古調笑〉一首
 頁七上，有「附左箴和詞」〈古調笑〉一首
 頁九下，有「附倚瑟^⑰和詞」〈步珊珊〉一首
 頁十九下，有「附曾策和詞」〈月宮春〉一首（以上見卷三沈億年部分）

則作詞者之身分大白。「壽生」是周積賢，「幽生」是沈億年。「守大」、「曾策」、「曾生」即是蔣守大，「無逸」、「左生」、「左箴」即是蔣無

⑯ 原書空一格，殘本同。趙刻本為補「節」字，又誤「和詞」為「和調」，鈔本及《詞學》本據之。

⑰ 「倚瑟」未詳何人，俟考。

逸，「周生積忠」、「忠弟」即是周積忠，「節弟」、「沈生英節」、「旌生」即是沈英節。向來都以爲《支機集》是蔣平階及其二位門人所撰，據此方知其中尚包括蔣氏二子及門生二弟。也唯有知悉此種關係，沈億年〈凡例〉所云「杜陵小友暨兩生幼弟，年未勝衣，風氣日上，追隨勝覽，亦有和歌，閒附篇端，以志我師河西之化」一段，方可索解。趙刻本於卷一但云「杜陵 蔣平階 大鴻」，於卷二云「汝南 周積賢 壽王」，於卷三云「大梁 沈億年 矩承」，而其中關節，胥失之矣。

從上述資料中彼此之稱呼，尚可進一步了解各人之關係：第一，蔣平階對兒子皆直呼其名，對學生皆稱「生」。唯稱周積賢、沈億年則爲「壽生」、「幽生」，對二生之弟則連名帶姓，稱爲「沈生英節」、「周生積忠」，語氣顯有親疏之別。可見稱二生之弟爲「生」，應只是連類及之，亦即泛稱而已，並非兄弟均拜入其門下。第二，蔣平階之二子守大、無逸，以及沈億年之弟英節，又皆拜周積賢爲師。此種學生又收老師之子爲門生的情形，甚爲罕見。推斷其主要原因，一則當然是因爲周積賢才華極爲出色，一則應是歷經世變，師徒共同亡命天涯，情逾骨肉之故。周積賢之多才，當時人已多言之。陳維崧〈答周壽王書〉^⑮，即對周氏讚揚備至：

足下汝南閩閩，江表華聲。許元度之清通，裴叔則之名理。景顧則以李膺爲師，趙至則以嵇康爲友。樂旨潘筆，固已萃爲一人；轢謝凌顏，奚得離爲二美。……至於足下課述，尤屬必傳。譽重靈蛇，珍同和璧。而足下慮其覆瓿，遽欲焚硯；患其蠟屐，頗懷投筆。此在鄙人，實所未喻。

而蔣平階對此二位門生，亦激賞有加，〈支機集序〉云：

周子藍田舊目，柳市餘風。伯仁之酒態差豪，公瑾之曲聲頻顧。孔雀之

^⑮ 見《湖海樓麗體文集》（乾隆乙卯〔1795〕浩然堂藏本），卷1，頁21。

對，傳自童年；鸚鵡之篇，成於頃刻。千里之胡霜共踐，三冬之積雪同吟。沈子系出西豪，世稱才子。家藏策府，手緝遺書。壯髮方垂，即有衝冠之氣；柔毫乍染，便高題柱之才。遂能作張儉之主人，更自引李膺之弟子。

除對二生才華人品讚不絕口外^①，「千里之胡霜共踐，三冬之積雪同吟」二句更點出與周積賢間患難與共之經歷。按：蔣平階為明末遺老，甲申亡國後，南明諸王分別被擁立，蔣平階追隨唐王，迨唐王被殺，蔣氏乃服黃冠，為道士。

《華亭縣志》卷十五云：

蔣平階，字大鴻（居張澤），爾揚猶子，嘉善籍諸生。崇禎間在幾社，有聲。乙酉亡去，赴閩，唐王授兵部司務。晉御史，劾鄭芝龍跋扈，人咸壯之。閩破，服黃冠亡命，假青烏術游齊、魯，轉徙吳、越，樂會稽山水，遂止焉。卒，遺命葬若耶之樵風涇。平階少從陳子龍游，詩文詳贍典麗。凡天文、地理、陰陽、歷數諸書，洞究無遺，尤諳兵法。時遇權閹，未展所學。晚益精堪輿。康熙間有欲以博學鴻詞薦者，大鴻亟止之。好談幾社人軼事，感慨跌蕩，涕淚隨之，聞者哀其志焉。（參宋《府志》、《夏內史集》、《蔣氏族譜》）^②

談起往事，即「感慨跌蕩，涕淚隨之，聞者哀其志」云云，應是寫實。《清平初選後集》卷一下蔣大鴻〈江南春·憶別〉（京口樹）一首引田茂遇評語云：

^① 周積賢之多才，時人固多言之，由現存資料看來，沈億年亦甚為出色。蔣平階〈琅天樂〉（雙節引鶯簫）詞前小序更云：「此幽生夢中之調，予奇其事，故交和之，然遠不能逮，天人之相去如此。」推譽至此，可謂無以復加矣。而康熙刻本《清平初選後集》卷二錄其〈春光好〉（春光好）一詞下引張淵懿云「新倩奪唐人之席」（頁4），卷三錄其〈秋波媚〉（樓外殘陽過雨痕），下引田茂遇云「氣味在秦柳之間」（頁22），亦可見其一斑。

^② 〔清〕楊開第修，〔清〕姚光發等纂：《重修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據清光緒四年〔1878〕本影印），卷15（人物），頁38。

鬃淵云：「舊有杜陵《支機》一集，為友人假去，今就所記憶者，拈出一二，其自序所云『仲宣之哀，文通之恨』，可想見也。」^②

亦明言其亡國之痛。〈支機集序〉云：

是知處女援琴，本無情於巧笑；榜人擁楫，非有意於君王。尚留太始之遺，詎止風人之選。又況胡笳不斷，越鳥無依。青青皆帝女之桑，萋萋盡王孫之草。偶逢暇日，誰無王粲之哀；一望平原，半入江淹之恨。遂有海岸狂夫，天涯蕩子，臨青霄而永嘆，對白日而傷心。便遇魯侯，終彈楚調；時偕趙女，競寫秦聲。馬上琵琶，不解思鄉之夢；堂前擊筑，還悲送遠之人。聞者將泣下成行，悲來欲絕。雖使韓娥改唱，未必銷憂；素女更絃，無從買笑。賤子曲慚郢下，哀甚雍門。長安馬市，時驚首蒼之塵；酒肆人間，不博留犁之醉。瞻北邙之宮闕，僅託微噫；經山陽之舊廬，空聞吹笛。……何事牛車之旁，尚餘兒女；所幸籃輿之下，猶有門生。倚戶長謠，子桑本忘形之契；登高清嘯，阮生非禮俗之賓。……幸得比肩百里，坐擁二豪。玳瑁書函，無時獨展；珊瑚筆管，終日傳觀。芍藥欄開，共泛三春之棹；茱萸席暖，同登九日之臺。雖志不濫乎管絃，而興自餘于篇什。吳歎楚艷，是不同音；越女巴童，雅堪竝奏。太嘗樂部之調，間有重翻；南朝宮體之名，因而小變。托情閨閣，盡後庭玉樹之悲；寄傲蓬壺，即九鼎龍髯之慕。

一再強調其作詞乃是風人之旨，別有所寄，而通篇盡是「王粲之哀」、「江淹之恨」、「思鄉之夢」、「後庭玉樹之悲」……，其亡國之痛、離散之悲，洋溢於字裏行間。幸好家人骨肉之外，得有周、沈二子為伴，彼此聲氣相通，志同道合，心靈上可得安慰。「何事牛車之旁，尚餘兒女；所幸籃輿之下，猶有

^② 《清平初選後集》十卷四冊，今藏北京圖書館（現改稱中國國家圖書館）。既有後集，例當有前集，唯至今未能覓得。此書有計南陽及田茂遇康熙十七年序，書前署「西村張淵懿硯銘選定、實山田茂遇鬃淵同評」，故每有二人評語。

門生」二句，情真意篤，說明破國亡家之餘，師生之間，實已情逾骨肉^②。蔣平階〈天台宴〉（晚雲低映桃花路）詞前小序云：

吾門沈子幽祈、周子壽王齊年同學，均有高尚之致，物表之思。辛年令序，同舉嘉禮，予以比古劉阮之事，戲為新調以贈之，名曰〈天台宴〉。夫國風之變也，其于男女妃匹之際，幃房宴笑之私，不啻詳矣，而仲尼經之。然則聖人之于人情，得其正者，有不諱也。或以予詞過婉麗，疑非古道，豈知言哉！

二生不但同年，而且同時成家，均可見其親如家人之情誼。而二人之中，周積賢曾與之共歷患難，自然又更不同。「千里之胡霜共踐，三冬之積雪同吟」二句，僅指周積賢而言，施先生〈蔣平階及其支機集〉一文云：

蔣平階有〈送周生壽王暫歸故里〉詩，其句云：「數載胡塵盡破家，共逐飄蓬在中野」，可知積賢亦與其師同為政治亡命。^③

兩相印證，共同亡命天涯的應只周生一人。然則，周積賢本負盛名，又與蔣平階有如此特殊之關係，其二子並沈億年之幼弟均拜入門下，似亦順理成章之事。

再者，筆者頗疑蔣平階與周、沈二人雖有師徒名份，實際年齡相差應不甚多。蓋因陳維崧《湖海樓集》中，除上文提及之〈答周壽王書〉外，尚有〈周壽王俞恭藻二子詠懷詩跋〉及〈與蔣大鴻書〉二文，一樣情辭縷繆，可見出陳氏與二人交情深厚。而一稱「壽王足下」，一稱「大鴻足下」，似乎二人對陳氏來說，並無年輩之別；此或者亦有助於解釋何以蔣氏二子拜周為師。

以上關乎蔣氏家族門生之生平資料，俱是由完帙本卷前卷後看似無關緊要的幾個人名尋繹而得。趙刻本刪去此等資料，其中關鍵遂連告湮滅。殘本與完

^② 陳維崧〈與蔣大鴻書〉有云：「骨肉之誼，人所懷也，有時朋友之分，踰於骨肉。」可作此句註腳。見《湖海樓文集》，卷5，頁9。

^③ 《詞學》第2輯，頁225。

帙本同出一源，此等資料本應相同；換言之，殘本雖然不能補字，亦應可考知各人之關係。唯因卷三之末落去一葉，「弟英節旌叔氏較」七字一併亡佚，致無法看出沈億年兄弟之關係，卷中所附「節弟」、「沈生英節」、「旌生」諸作亦連帶失去關聯。故仍須待完帙本出，始能真相全白。

(二)可全面了解蔣氏父子及門生之詞作

上文之要點，在釐清《支機集》正確之文本，及確認蔣平階一門，包括父子門生及門生兄弟之關係。掌握此二點，再進一步查考選錄明末清初詞作之重要選集，可發現蔣氏一門不但全都學詞，而且表現出色，蓋因重要詞選集如《倚聲初集》、《古今別腸詞選》、《今詞初集》、《蘭皋明詞彙選》、《明詞綜》、《國朝詞綜續編》、《瑤華集》、《國朝詞雅》、《昭代詞選》、《清詞綜補》、《清平初選後集》、《詞壇妙品》、《全清詞鈔》^{②④}等，幾乎都選錄諸人之作。茲就諸書選錄情形與《支機集》作一對照，列於文末，以清耳目。

綜觀全表，值得討論之處有二：

1. 蔣氏師徒之作品似甚出名，清初重要詞選集，除《蘭皋明詞彙選》、《明詞綜》、《今詞初集》、《詞壇妙品》只選蔣、周二人外，《倚聲初

②④ 《倚聲初集》，王士禛、鄒祗謨合輯，順治十七年大冶堂藏版。《古今別腸詞選》，陳維崧、王士禛、尤侗等評點，趙式參訂，康熙年間聆蛩書屋本。《今詞初集》二卷，顧貞觀、納蘭性德同選，光緒二十三年（1897）雪浪山房刻本。《蘭皋明詞彙選》，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編選，王兆鵬據湖北大學藏康熙重刻本校點，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第二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明詞綜》，王昶輯，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6月版。《國朝詞綜續編》，黃燮清等輯，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9月版。《瑤華集》，蔣景祁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國朝詞雅》二十四卷，姚階編，嘉慶三年刻本。《昭代詞選》三十八卷，蔣重光等輯，乾隆三十二年（1767）經鉅堂藏版。《清詞綜補》，丁紹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清平初選後集》十卷，張淵懿選定、田茂遇同評，康熙刻本。《詞壇妙品》十卷，宣統三年石印本。《全清詞鈔》，葉恭綽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1975年9月版。其中除《全清詞鈔》編於民國外，均為清代詞選。

集》、《瑤華集》、《古今別陽詞選》、《國朝詞雅》、《清平初選後集》、《昭代詞選》皆選錄三家詞作。而《倚聲初集》、《清詞綜補》、《瑤華集》、《詞壇妙品》、《昭代詞選》五書更收入蔣無逸作品²⁵；前二書且收入周積忠。可見當時人對蔣氏師徒及子弟之評價不低。由諸書凡徵引蔣平階、周積賢、沈億年三家作品，於作者生平大多稱引《支機集》觀之，《支機集》一書當時必頗為有名。尤有進者，諸人作詞之中心準則，諸如專意小令、屏去宋調，不標詞題云云，當時亦被一再稱引，如鄒祇謨《遠志齋詞衷》即云：

沈幽祈云：「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此言亦詞理之末端耳。集中有做詞旃命題，即本詞取名者，故不嫌偶增一二。²⁶

王士禛《花草蒙拾》亦云：

近日雲間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²⁷

此二段文字均出自《支機集·凡例》²⁸，在時人心目中，儼然成爲雲間詞派理論之重點，足見蔣平階師徒父子，在當時詞壇必曾發出一段亮麗之光芒。然而光芒似爲時甚短，瞬間即落。主要原因可能是因其子弟率皆早夭，而蔣平階後

²⁵ 經眼諸書，雖未見收錄蔣守大之作，唯在《柯亭詞》前附有〈柯亭詞話〉，錄當時人對姜垚詞作之評語，其中尚存曾策評語一段，云：「妍詞秀句若不經思，正復他人百思不逮。我嘗與蒼崖同策蹇驢，千里竝轡，每拈一題，不數武而詩已成矣，今變體爲詞，一如故態。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如宿構，二公子今復見耶！」策蹇千里，拈題賦詩，或其興趣轉向作詩亦未可知。

²⁶ 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冊，頁662。

²⁷ 同前註，頁686。

²⁸ 《支機集·凡例》云：「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又云：「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吾黨每多寄託之篇，間有投贈之作，而義存復古，故不更標題。」

來又遁世爲黃冠，專意道術，以致詞名不彰。由《倚聲初集·爵里》之作者介紹即可看出此種情形：

- 蔣階 釜山，嘉興人，有《支機集》
 周積賢 壽王，松江人，有《支機集》
 沈蓂年 一名億年；幽祈，嘉興人，有《支機集》
 周積忠 子厚，松江人
 蔣雯暉 蕉原，華亭人
 蔣無逸 左箴，松江人

上引資料中，臚列蔣平階、蔣雯暉^{②⑨}及蔣無逸三人，而稱蔣平階爲「蔣階」，籍貫則一爲「嘉興」，一爲「華亭」，一爲「松江」，似乎編者並不確知諸人間之關係。按：《倚聲初集》爲鄒祇謨、王士禛合選，書前有二人順治庚子十七年（1660）所作序，距離蔣平階順治九年撰〈支機集序〉之年月可謂相去不遠；二人詞論中均曾提及其論詞宗旨，已見上文所引，且雙方都與陳維崧交往^{③⑩}，鄒祇謨於〈河傳〉（春雨春雨）一首下注云：

鍊琢中音調鏗然。其年數爲予言，壽王奇才也，觀其與弟書云：「十五歲作賦，又一年作騷，亡去遂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此言真能知詞賦甘苦者，孝章之年不永，爲之歎息。^{③①}

可見鄒、王二人，縱使沒有與蔣、周直接來往，亦應間接認識。然而對其家族顯然已不甚了了，此可能與蔣無逸早夭有關。按：《柯亭詞》卷二有〈愁春未醒·挽蔣左箴〉一詞，題下特別注明左箴乃「杜陵先生次君」，詞云：

^{②⑨} 平階之兄弟或堂兄弟，說詳下文。

^{③⑩} 如《遠志齋詞衷》云：「余向序阮亭詞云：『同里諸子，好工小詞，如……其年之嬌麗……無不盡東南之瑰寶。』」《花草蒙拾》云：「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艷之辭……。」分別見《詞話叢編》，第1冊，頁660-661及頁685。

^{③①} 見《倚聲初集》，卷8，頁20。

華亭夢斷。鶴唳聲稀◎小陸多才思◎他山婉孌少年時◎自昔將車出。干
星象。報占臺。乍遊瘴海。羅浮仙嶠。幾度寒梅◎ 歲歲思君。但看
征雁。錦字空持◎痛千古山陽遺調。吹送斜暉◎嶺外愁雲。一行丹旆斷
虹垂◎臺門清淚。茂弘老眼。莫更沾衣◎³²

上文提及《倚聲初集》、《瑤華集》、《昭代詞選》、《詞壇妙品》、《清詞綜補》五書都收入蔣無逸作品，鄒祗謨且於其〈蕃女怨〉（蓉梅粧閣風送暖）一首下注云：

阮亭云：「『額山無限夕陽黃』，自是北宋人逸語，今才拾得耳。」³³
於〈生查子〉（金鞦出薊門）下評其「無數薄情人，盡作傷心客」二句，云：

薄情猶且傷心，鐵石剛猶軟矣。³⁴

激賞之情溢於言表。《詞壇妙品》亦引張淵懿評語，云：

硯銘云：比玉笛飛聲之意較深。³⁵

然則姜垚稱其「小陸多才思」，自非虛飾之語³⁶，而既謂其「他山婉孌少年時」，則無逸死時當必年紀甚輕。除蔣無逸之外，周積賢兄弟亦皆早逝，《江蘇詩徵》卷八二云：

王屋云：「壽王早慧，工詩，年未三十而卒。陳檢討〈答壽王書〉稱其
撰述必傳，譽重靈蛇，珍同和璧，殆有才士也。」³⁷

³² 見《柯亭詞》，卷2，頁8。

³³ 見《倚聲初集》，卷1，頁19。

³⁴ 同前註，卷2，頁16。

³⁵ 見《詞壇妙品》，卷2，頁3上。

³⁶ 《支機集》中錄蔣無逸詞四首，其中有二首為諸書選入，而據沈億年之〈凡例〉所稱，其時無逸方「年未勝衣」，可證其捷才。

³⁷ 見〔清〕王豫輯：《江蘇詩徵》（焦山海西庵詩徵閣刊本），卷82，頁6，作者行「周積賢，字壽王，華亭人」下小注。按：此書有道光二十年序。

謂周積賢不及三十而卒，上引鄒祗謨論周積賢語，亦歎其多才而早夭。陳維崧〈周壽王俞恭藻二子詠懷詩跋〉云：

陳生客禾五十日，久之不自樂思歸。先是杜陵生及沈生者^{③⑧}已散去數日矣，俞子招周子同一小樓而處。二子者，相善也，且又善病，居三日，各爲偶懷詩十六首。一日陳生過二子別，二子者出詩以示陳生。蓋陳生亦善病，念客遊久，一旦與諸子別，念時遇錯互，前歡未可知，欲作一詩。……然而心悲氣結，不獲一語。……夫人之懷一也，或含愁幽歎，寓之於吟諷之間，或沈憂塞默，放之於天地之外，其善懷亦一也。三子者，悼年命之不常，怨閨中之邃遠，善病同，聚散離合之感亦無不同，……此非天下之傷心人乎，吾慮夫二子者之難爲懷也。^{③⑨}

言及自己及周、俞二子，皆感懷身世，多病善愁。此雖是亡國遺民之共同感受，亦可印證周積賢之短壽。周積忠亦於其兄歿後五年下世^{④①}。蔣氏子弟大多英年早逝，而蔣平階又別開蹊徑，在堪輿學上大放異采，遂致詞名湮沒不彰。

2.由於蔣氏師徒傳世之作即是《支機集》，而《倚聲初集》、《瑤華集》、《國朝詞雅》、《清平初選後集》、《昭代詞選》、《全清詞鈔》等選錄三人作品之書，皆稱其著有《支機集》，是故造成一種印象，以爲三人詞作皆已收入《支機集》。唯自上表觀之，除《支機集》所選外，還有蔣作七首、周作一首、沈作一首不見於《支機集》，茲彙錄如下：

蔣平階部分：

〈浣溪沙〉（《明詞綜》卷7、《昭代詞選》卷10）

柳外高樓一片遮◎門前偷下六萌車◎玉環雙臂綰紅紗◎ 十二闌干閑

③⑧ 杜陵生乃蔣平階，則此處之「沈生」，有可能即是沈億年。

③⑨ 見《湖海樓文集》，卷4，頁25。

④① 見施蟄存先生〈蔣平階及其支機集〉一文，《詞學》第2輯，頁225。

倚遍。黃鶯啼上內人斜◎隔江愁聽後庭花◎^④

〈惜餘春慢〉 王補臣北上不果和韻慰之（《瑤華集》卷16）

半尺枯髯。千絲壯髮。常向夫人匕首◎黃金臺廢。黑水碑沈。誰是東南
一候◎自笑月旦無憑。陳儒何肥。休文何瘦◎且從君。閒看浴鵝池上。
暮雲歸岫◎

〈竹枝〉 越州（《瑤華集》卷21，第二首又見《國朝詞雅》卷1，第四首又見
《昭代詞選》卷10）

兔絲山北石帆東◎裝點虞姬似阿儂◎郎慣夜來還早去。為儂相送有樵風◎
綠雲高綰似堆鴉◎穿袖籠鬆小艇斜◎自愛越溪顏色好。開篷露坐不須遮◎
鞋幫踏損髻釵橫◎齋宿焚香坐五更◎又起長春新嶽廟。紅裙一隊向東行◎
西施山月照雙蛾◎月下女兒尋黛螺◎更脫弓鞋量石跡。與儂分寸不爭多◎^④

〈青玉案〉（《瑤華集》卷22）

多君嗜友濃於酒◎又向名園十晝◎池面涼颿吹欲皺◎鷄頭新綻。蟹螯微
瘦◎正是初秋後◎ 風流人似西園舊◎素絹花牋攜滿袖◎戲罷藏鈎還
射覆。娥娥粧粉。垂垂纖手◎暗裏拋紅豆◎

周積賢部分：

〈河傳〉 第五體 春雨（見《倚聲初集》卷8、《瑤華集》卷4、《國朝詞雅》卷
3、《詞壇妙品》卷4、《清平初選後集》卷5）

春雨春雨。落花作草。捲霧成煙◎謝娘鸞鏡損朱顏◎終年◎自生憐◎
又見雙鴻飛上苑◎音信短◎斜日紗窗晚◎蕭郎不寄藥珠箋◎楚天◎夜寒

④ 《昭代詞選》選錄此首，題作「紅橋即事」，首句作「紫陌青樓女史家」；「玉環」作「彊環」；「閑倚」作「閒倚」。

④ 此首《昭代詞選》作：「西施山月竹枝照雙蛾女兒。月下女兒竹枝尋黛螺女兒。更脫弓鞋竹枝量石跡女兒。與儂分寸竹枝不爭多女兒。」乃是添加泛聲。

◎空捲簾◎^{④③}

沈億年部分：

〈南鄉子〉（《清詞綜補》卷2）

雙鬢雲鬆◎背人斜立小屏東◎閒看紅襟雙燕子◎花底◎飛上雕梁慵不起◎

以上均可補三人詞作。此猶是就筆者目前所見到之詞選言之，若再尋檢清代其他詞選集，當能有更多收穫，容再繼續輯錄。

（三）蔣氏名號、籍貫及生平事蹟之補充

蔣平階既隱遁為道士，其名號事蹟清初人既已不甚了了，後世更為混淆，甚且有誤為二人或三人者。茲就經眼各書所載，分類臚列如下：

1. 蔣平階，字大鴻

——見於《松江府志》卷五十六，《華亭縣志》卷十五，《江蘇詩徵》卷一一三，《今詩篋衍集》卷五，《昭代詞選》卷十，《晚晴簃詩匯》卷五十一，《清史稿》卷五百二，《清詩別裁集》卷七。其中除《華亭縣志》作「嘉善籍諸生」，《松江府志》則未提及籍貫外，全作「華亭人」^{④④}。

2. 蔣雯階，字馭閑，後更名平階，字大鴻，嘉善縣學生。

——見於《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明詩綜》卷八十^{④⑤}

蔣平階，字大鴻，原名雯階，華亭人。

④③ 此文字據《倚聲初集》，《國朝詞雅》「做草」作「作草」，「損朱顏」作「換朱顏」。

④④ 〔明〕顏清等修：《松江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56，頁32；楊開第修，姚光發等纂：《重修華亭縣志》，卷15，頁38；王豫輯：《江蘇詩徵》，卷113，頁10上；〔清〕陳維崧編，〔清〕蔣國祥校訂：《今詩篋衍集》（康熙三十六年刊本），卷5，頁2下；蔣重光等輯：《昭代詞選》，卷10，頁1上；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卷51，頁26；《標點本清史稿》，卷502，頁13883；〔清〕沈德潛等編：《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7，頁259。

④⑤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卷80下，頁9，總頁555。

——見於《國朝詞雅》卷一

平階，初名雯階，字馭閔，一字大鴻，華亭人，僑寓嘉善。

——見於《明詩紀事》辛籤，卷三十^{④⑥}

初名雯階，字馭閔，一字大鴻，別署杜陵生，江南華亭人。

——見於《清詩紀事·明遺民卷》^{④⑦}

3. 大鴻，字平階，又號中陽子，江南華亭人。

——見於《地理古鏡歌》一卷^{④⑧}

中陽子平階蔣大鴻撰述

——見於《玉函真義天元歌》^{④⑨}

華亭蔣大鴻中陽子平階著

——見於《玉函真義古鏡歌》^{⑤⑩}

宗陽子蔣平階大鴻撰述

——見於《地理真書》^{⑤⑪}

4. 杜陵蔣平階大鴻氏題于丹陽之水精菴

——見於《祕傳水龍經·敘》^{⑤⑫}

蔣杜陵

④⑥ 〔清〕陳田撰：《明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收入《歷代詩史長篇》，第14種第6冊），卷30，頁3484。

④⑦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65。

④⑧ 見《藝海珠塵》「子部藝術類」前作者介紹。此據《叢書集成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25冊，頁316。

④⑨ 《玉函真義天元歌》，收入《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2集（二），頁453。

⑤⑩ 《玉函真義古鏡歌》，收入《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6集（六），頁2443。

⑤⑪ 《地理真書》，收入《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6集（二九），頁14265。

⑤⑫ 借月山房集彙鈔本《祕傳水龍經》，此據《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25冊，頁2。

——見於浣花道人珍藏《蔣杜陵地理天元古鏡歌》^{⑤③}

杜陵蔣大鴻著

——見於《玉函真義》^{⑤④}

5.雲間蔣大鴻著

——見於《陽宅指南》^{⑤⑤}，《地理辨正翼·辨偽》

6.華亭蔣平階大鴻氏

——見於《地理辨正翼·原序》

7.蔣平階，字寓閔，號廬山

——見黃容《明遺民錄卷八》^{⑤⑥}

8.蔣大鴻，名階，松江人

——見於《清平初選後集》

蔣階，釜山，嘉興人

——見於《倚聲初集》

蔣階，字與里居均待考

——見於《清詞綜補》

蔣階

——見於《昭代詞選》

蔣平階，原名階，一名雯階，字大鴻，一字斧山

——見於《全清詞鈔》

以下討論兩個問題：

1.關於蔣平階之名、字與籍貫

^{⑤③} 《蔣杜陵地理天元古鏡歌》，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6集（二九），頁14435。

^{⑤④} 見《相地指迷》，卷1，收入《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6集（六），頁2559。

^{⑤⑤} 《陽宅指南》，收入《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6集（六），頁2805。

^{⑤⑥} 原書未見，此據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轉引。見頁1061。

由以上分類，可知蔣平階字大鴻，此字一直沿用至後期，在堪輿界則流行「中陽子」或「宗陽子」之名號。至於初名雯階之說，亦可信從，因《華亭縣志》卷十五於頁三十八云：

蔣平階，字大鴻（居張澤），爾揚猶子，嘉善籍諸生。

而同卷頁十九「蔣爾揚」之下則云：

蔣爾揚，字抑之，號方虞（居張澤鎮）。父日華，萬歷間歲貢官，安溪知縣，有古循吏風。爾揚用上海籍中萬歷四十三年舉人，崇禎七年會試副榜，官道州知州。秉性剛明，不交閹寺。道州鄰近苗疆，力遏寇盜，民感其恩，立祠祀之。猶子雯翥，字姬符，諸生。篤於孝友，優游林泉，與王光承、吳騏以詩酒相倡酬。（參《蔣氏族譜》、《秋谷文集》）

猶子即姪子。既然蔣爾揚另一姪子名蔣雯翥，可見「雯」字應是同輩之排行。《倚聲初集》及《清平初選後集》中均有華亭人蔣雯翥，與蔣雯階、蔣雯翥當是兄弟或堂兄弟。蔣雯階後來改名平階，當與政治或世局有關^⑦。至於名與字之關係，雖然《明詩紀事》及《清詩紀事》都只含混地說有「馭閱」及「大鴻」二字，《靜志居詩話》卻明謂其名蔣雯階時字馭閱，更名平階後方字大鴻，個人認為此說可信，原因有三：

(1)《靜志居詩話》之作者朱彝尊與陳維崧熟稔，二人詞作當時合稱《朱陳村詞》。

(2)杜登春《社事始末》一書記載明亡前後復社、幾社興衰情事甚為詳細，其中涉及蔣平階者有二段，一云：

壬午之冬，周宿來先生茂源與陶子冰修憐，蔣子馭閱雯階、蔡子山銘峴、吳子日千騏、計子子山安後改名南陽集西郊，諸子為一會，有雅似堂之刻……。

^⑦ 改「雯階」為「平階」，或寓有「泰階平」之期望，蔣氏又有「杜陵生」之別稱，或取「杜陵野老吞聲哭」之隱義，唯均無法確指。

又云：

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之內，諸君子之各以其身為故君死者，忠節凜然，皆復社、幾社之領袖也。……一時諸君子慷慨就義，視死如歸……更若陸麗京之賣藥，蔣馭閔之黃冠……皆終身高隱，不戀功名。⁵⁸

此書後有杜氏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記，書中歷敘事蹟直至後來之科場案，凡社中人物後來改易名字者無不一一注明，唯提及蔣氏，仍用「雯階」及「馭閔」，亦未提及其曾改名，可見此乃蔣平階之原名，杜氏於其遁世後改名一事並不知曉。

(3)張煌言亦亡國之人，曾佐鄭成功率兵抗清，後不屈而死，《張蒼水集》卷三有〈歲暮得蔣馭鴻信兼見其新製寄贈二首〉，云：

海嶠玄雲入歲除，遠從茗水下雙魚。少微慘淡愁無奈，中散蕭疏調有餘。仙鳥不妨神武外，法冠何似惠文初。鑑湖珠樹今何在？黃鶴摩天未卜居。

梅花一寄起相思，聞向江湖學采芝。吳市尚留仙尉跡，青門何限故侯悲。鴻冥豈為飛揚倦，驄瘦還應行步奇。獨怪槎來十二載，只傳柱下五千辭。⁵⁹

王慈〈人物考略〉以為乃是蔣漸達⁶⁰，實則不然。此詩作於庚子，題下有小注云「蔣舊授御史，今入道」，顯為蔣平階，二詩皆謂其盡棄儒學，專研道術，而「獨怪槎來十二載，只傳柱下五千辭」二句謂其入道已十二年，由張蒼水之年代推知，此「庚子」乃順治十七年，則蔣平階為道士應在順治五年前

⁵⁸ 《藝海珠塵》本《社事始末》，此據《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764冊，頁9、11-13。

⁵⁹ 見《張蒼水集》，此據《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150冊，卷3，頁528。

⁶⁰ 王氏云：「蔣馭鴻當是漸達字，或一字漸達。考徐公交行詩稿有贈蔣漸達詩云：……二律語意與此相似。」見《張蒼水集·附錄七》，同前註，頁709。

後，與上文所引《社事始末》，謂順治二、三、四年間，復社、幾社諸君子紛紛死難，而蔣馭閱之黃冠云云，若合符節。可見「馭鴻」即「馭閱」，而老友相稱，自然仍用舊時稱呼。黃容《明遺民錄》作「寓閱」，亦是通用之例。

至於「蔣階」之名，首見於《倚聲初集》，云：

蔣階 釜山，嘉興人，有《支機集》。

此點甚為可疑，蓋在此之前，未見此稱^①。至謂其字「釜山」及籍「嘉興」之說，亦與他書不同。據所見諸書，唯黃容《明遺民錄》「號廬山」一說，字音相近，似可通借，然未見原書，不知其所據。

蔣氏籍貫一般均作華亭或雲間，《華亭縣志》作「嘉善籍諸生」，《靜志居詩話》及《明詩綜》作「嘉善縣學生」，而《明詩紀事》則作「華亭人，僑寓嘉善」，《華亭縣志》又說蔣爾揚曾「用上海籍」中萬曆四十三年（1615）舉人，究竟原籍為何，仍俟考定；至於蔣氏本人，則都自稱華亭人或雲間人，如其序《柯亭詞》，即曰「雲間蔣平階撰」，前文引及《地理辨正》一書，其中蔣氏所撰〈辨僞〉即云「雲間松江別名蔣大鴻敬告」，〈原序〉云「華亭江蘇松江府屬蔣平階大鴻氏撰」，亦是其例。松江是府，華亭是縣，雲間則是別名^②，故三者自可通稱。《倚聲初集》及《清平初選後集》均謂蔣雯嵩為「華

① 其後《昭代詞選》、《清詞綜補》及《全清詞鈔》雖亦採用此名，唯《昭代詞選》於蔣平階之外又別選蔣階，而無一字之介紹，顯然不知其為何人；《清詞綜補》則謂其「字與里居均待考」；《全清詞鈔》雖謂此為蔣平階之初名，而其書晚出（此書有1952年葉恭綽序），且未說明所據為何，故不免令人懷疑初名云云，是否憑空推想。

② 施蟄存先生對「雲間」二字曾作解釋：「『雲間』是松江的古名，其實是錯的。陸雲到京城洛陽，遇見洛陽名士荀鳴鶴，彼此互通姓名。荀說：『我是日下荀鳴鶴。』陸說：『我是雲間陸士龍。』『日下』是太陽之下，即皇帝直接統治之下，可以作為首都的代稱，而『雲間』只是取『雲從龍』之義，不可能用作地名。……從秦漢到元代，松江這塊地，名為『華亭』，……元代以後，『松江』成為府名，『華亭』成為縣名，隸屬於『松江府』。」見《雲間語小錄》（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5月）〈序引〉部分。

亭人」，蔣無逸爲「松江人」，即是其例。唯除《倚聲初集》外，尙未見有作「嘉興」者。

換言之，上引《倚聲初集》之作者生平，除「有《支機集》」一句之外，無論名、字、籍貫，均與一般說法相異。上文指出王士禛、鄒祇謨與陳維崧之交情，且鄒氏於《遠志齋詞衷》及《倚聲初集》卷一蔣氏〈三臺令〉（玉案淺浮朱李）一闕之下，均曾提及《支機集》，可見鄒氏必親見其書。若謂王、鄒與蔣素昧平生，以致錯認其名字、里居，實不能令人信服。由於此書及蔣氏在當時詞壇頗有名氣，其詞不容不收；然《倚聲初集》編成於順治十七年，當時文網正密，蔣平階又曾任唐王御史，諸人或因有所顧忌而故作更動。此雖不免貽誤後人，然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今《倚聲初集》所引「蔣階」之詞作均出自《支機集》，故知「蔣階」即是「蔣平階」。

總之，蔣平階於明亡後避世入道，類似「佯狂爲巫」，實有不足爲外人道之辛酸。光緒年間丁紹儀纂《清詞綜補》^③，已不識「蔣階」爲何許人；甚至有將「蔣平階」、「蔣階」等分列二人或三人者，如蔣重光所輯《昭代詞選》，即並收「蔣平階」及「蔣階」。於「蔣平階」之下注云「字大鴻，江南華亭人，著有《支機詞》」，選詞三首。又於「蔣階」下選詞二首，然無一字介紹。二詞文字如下：

〈荷葉杯〉

桃葉渡頭風起◎雪裏◎浪花寒◎綠蘋雙槳棹歌轉◎隔岸◎謝娘船◎

〈三臺令〉七夕

玉案淺浮朱李。銀瓶斜插紅蓮◎不向天孫乞巧。只願郎常少年◎

由文字看來，顯然是錄自《倚聲初集》，蓋「七夕」二字乃出於鄒祇謨之命題，改「飛雪」爲「雪裏」可能亦出於鄒^④，可見誤認作者爲「蔣階」，亦由

③ 此書前有丁氏光緒九年序。

④ 詳見下文論蔣氏諸人論詞觀點「不標詞題」及「重創調」二節。唯《倚聲初集》中雖改「飛雪」爲「雪裏」，由於「權歌急」之「急」字不叶，仍不符合傳統作法；《昭代詞

於《倚聲初集》之誤導。⁶⁵又如張其淦編《明代三千遺民詩詠》（三編）更將「蔣平階」、「蔣馭鴻」、「蔣雯階」分成三人：

蔣平階，華亭人，著《東林始末》一卷。專述朝廷門戶水火之事，始於萬曆二十一年楊于廷之中京察，終於崇禎十六年周延儒之賜死。其中於齊、楚、浙三黨之勝負，言之特詳。（卷3，頁4）

蔣馭鴻，佚其名，官御史。國亡後入道，張蒼水詩集有〈歲暮得馭鴻信兼見新製寄贈二首〉云：「海嶠玄雲入歲除，遠從茗水下雙魚。鑑湖珠樹今何在？黃鶴摩天未卜居。」又云：「吳市尚留仙尉跡，青門何限故侯悲。」（卷5，頁13）

蔣雯階，嘉善人，諸生。有〈范季友邀飲吼山陶氏園〉詩云：「支遁情深切，劉伶死不辭。人從花底散，路入夢中疑。」《竹垞詩話》：「大鴻，海士高弟，力追正始。」（卷9，頁16）⁶⁶

其致誤之由，可謂其來有自。

2.關於「杜陵」與「杜陵生」

《清詩紀事·明遺民卷》中謂蔣平階「別署杜陵生」，其說良是。坊間常見之風水書，或題「雲間蔣大鴻著」（如《陽宅指南》，《地理辨正·辨偽》），或題「華亭蔣大鴻中陽子平階著」（如《玉函真義古鏡歌》），或題「杜陵蔣大鴻著」（如《玉函真義》），或署「杜陵蔣平階大鴻氏題于丹陽之水精菴」（《祕傳水龍經·自敘》）。此種寫法，與《支機集》完帙本卷一之作「杜陵蔣平階撰」，易令人誤認「杜陵」為地名。前文所引上圖書目卡片，

選》改「急」為「轉」，則本詞可斷作「623723」，叶六韻，與《詞譜》、《詞律》所載二十三字體作法相同，疑出自蔣重光之更動。

⁶⁵ 《清平初選後集》亦復如是。蓋此書十卷，除每卷均由張淵懿「選定」、田茂遇「同評」之外，各卷又另有一人「參閱」，其第三卷參閱者即為王士禛，第七卷參閱者為陳維崧，自無不識蔣氏之理；且此書所列蔣雯暉資料，亦與《倚聲初期》同，在在可證曾受該書影響。

⁶⁶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以「（清錢塘）沈豐垣（遜聲）」、「（清杜陵）蔣平階」、「（清會稽）姜垚」並舉，即是一例。然而《支機集》卷一每頁版心下方刻有「杜陵」二字，於卷二作「壽王」，於卷三作「幽祁」。今既知「壽王」、「幽祁」分別為周、沈之字，以此例之，「杜陵」自然當為蔣平階之字或別號。上引陳維崧〈周壽王俞恭藻二子詠懷詩跋〉中曾稱蔣平階為「杜陵生」，而《支機集》卷二、卷三於周、沈二氏之詞皆云「杜陵先生選定」，浣花道人珍藏之《地理天元古鏡歌》，甚至於逕稱為《蔣杜陵地理天元古鏡歌》，可見「杜陵」之於蔣平階，亦是慣常稱呼。

以下再討論另一相關問題。前文曾謂完帙本與殘本「基本上」應是同一版本，何以不逕謂其相同？蓋因二者雖版式、字體全同，卻有二處差異：其一在〈支機集序〉首頁之下，殘本署「杜陵生大鴻氏撰」，而完帙本作「杜陵大鴻氏撰」；其二在卷一，殘本署「杜陵生蔣平階撰」，而完帙本作「杜陵蔣平階撰」（見附圖）。二「生」字當為後來挖去；換言之，完帙本應是修版後重新刷印之本。

「杜陵」或「杜陵生」既然皆為蔣平階，如前所述，二名稱皆曾有使用之例，何以大費周章，刻完又挖去重刷？本文試作如下推論：「杜陵生」云云，友朋固可稱之，蔣氏亦不妨自稱，唯於門生則不宜。此書卷二、卷三都稱「杜陵先生選定」，即是明證，推想蔣氏手自寫定序言及卷一部分後，署名即寫「杜陵生」，付梓時不察而照刻。由於此書編輯工作是由二生負責，且卷一雖是蔣氏詞作，卷前卻署「門人汝南周積賢、大梁沈億年選」，故逕稱其師為「杜陵生」，於禮恐有不合，自須改版。此其一。而既然要挖補重刻，何不循卷二、卷三之例改為「杜陵先生」？此蓋因空間不足之故。由版面觀之，此書每行十八字，「杜陵生蔣平階撰 門人汝南周積賢，大梁沈億年選」一行中，上、下加上作者、選者間之空格，只能容納十五字，「汝南周積賢」及「大梁沈億年」雖採並排方式，仍占八格，故作者部分只能容納七字，故「杜陵生蔣

平階撰」諸字，只宜刪而不能加。又因其餘二卷已刻成，若更動行款，勢必牽一髮而動全身，只好刪去一字。沈億年之〈凡例〉中曾云：

梓人之役，我師獨緩，予成編以後，復有數章，因附師集，正見倡和之歡，不以卷帙為限。

正可佐證蔣作為後刻。

至於蔣平階生平事蹟，直接之記載雖鮮少，同時交遊卻頗多知名人物，相互酬唱之作必不在少，若能由其友人作品中加以爬梳，應能有所得。然此非一時能奏其功，當俟諸他日，茲僅就眼前所見略述二事：

1.《傳家陽宅得一錄》一書，書後有「歲在丁巳六月蔣平階大鴻氏撰」⁶⁷字樣，而書前有蔣平階敘，云：

陽宅之法十有三家……。余研求數年，未得其要。丙戌歲，以王事入閩，遷道武夷，偶遇家道人，始得其奧。後以奔走南北，未遑成帙……。

丙戌入閩之資料頗為重要。丙戌為順治三年（1646）。《華亭縣志》卷十五謂平階「乙酉亡去，赴閩，唐王授兵部司務，晉御史」，乙酉為順治二年（1645），三年入閩，閩破即為黃冠，上文推論其入道在順治五年（1648），頗能相應。是故此一「丁巳」為康熙十六年（1677）。另據南開大學圖書館所藏陳維崧《迦陵先生手書詞稿》第五冊，有蔣平階手書〈陳其年詞集序〉，署「同學友弟蔣平階大鴻撰」，云：

今天下工文辭稱才士者且甚多，而吾必以陽羨陳其年為之冠，……予與其年壬辰定交，早定此目，訖今二十五年，所見後來之雋，又不知凡幾，而終不能易我昔日之言。

考明、清之際，有二「壬辰」：其一為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年），其二為順治九年（1652年）。陳維崧生於明熹宗天啓五年（1625），卒於清康熙二十

⁶⁷ 見《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6集（六），頁2939。

一年（1682），故知「壬辰定交」云云，必在順治九年。序又云「訖今二十五年」，則作序之年，應為康熙十五、六年（1676–1677）之際，與上文「歲在丁巳（1677）」正可互證。依此推論，兩峰書屋鈔本《地理辨正》「辛酉華亭蔣平階大鴻氏敬告」云云，當屬可信，蓋「辛酉」為康熙二十年（1681），其時蔣氏極可能仍在世。假設崇禎亡國時蔣氏二十餘歲，至康熙二十年已逾六十。故據二書所誌年月，蔣氏一生主要活動期間，當在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之間。

2. 周積賢與沈億年「辛年令序，同舉嘉禮」，此辛年應是順治八年辛卯（1651），蓋前一辛年為辛巳，即崇禎十四年（1641），尚未亡國；而後一個辛年為辛丑，為順治十八年或康熙元年（1661），其時周積賢已卒。此由《倚聲初集》鄒、王二人順治十七年之序可以推知。蓋由序中語氣覘之，寫序時書已編竣，而書中已提及周之夭逝，可知其卒年必在此之前。

四、此書對雲間派詞論研究之助益

雲間詞派是清初重要之詞派，雲間詞人大都是幾社之成員⁶⁸，無論其人其詞，乃至於其論詞觀點，對明末清初之社會均形成很大影響。唯是雲間諸子均無論詞專書傳世，其中知名人物如陳子龍、宋徵璧諸家詞論一再為清初詞話所徵引，猶能略見一二，至於蔣平階等人則名聲湮沒已久，世罕知之。雖然《花草蒙拾》及《遠志齋詞衷》等書皆曾稱引其「專意小令」、「不標詞題」等說法，因其並未具名，後世不知諸說乃出自蔣氏師生。賴有《支機集》完帙本出現，終得通讀全書，方能更全面了解諸人之論詞觀點，亦可發現前人徵引其

⁶⁸ 施蟄存先生〈蔣平階及其支機集〉一文云：「至明季，雲間陳子龍創立幾社，為東林後勁。……幾社詞人，多數是雲間人，他們的詞成爲一個新興流派，被稱爲『雲間詞派』。」見《詞學》第2輯，頁222–223。

說，其實不盡如是，而有亟需補充之處。

蔣氏諸人之詞論，主要見於沈億年所撰之〈凡例〉前四條：

1. 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
2. 詞調本於樂府，後來作者，各競篇名，則知調非一成，隨時中律。吾黨自製一二，用廣新聲。
3. 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吾黨每多寄託之篇，間有投贈之作，而義存復古，故不更標題。
4. 溫麗者，古人之醞藉；疏放者，後習之輕佻。詩道且然，詞為尤甚。我師三正，微引其端，敢申厥旨，以明宗尚。

此四條開宗明義，揭示蔣氏師徒論詞之宗旨。一、三兩段十分著名，清初詞話紛紛徵引。其實此四條還包括重寄託之中心思想，以及諸人對詞樂之看法，環環相扣，互為表裏。鄒祇謨等人割裂部分文字，僅就字面為說，自然見不到其內在之意義。茲析論如下：

(一)重寄託

蔣平階在〈支機集序〉中，曾一唱三歎，不斷強調其所撰作乃是別有所寄，已見上文所述，在〈凡例〉中更是三致其意，第一條即明言「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點明詞有託喻之作用，第三條更明說「吾黨每多寄託之篇」。管見以為，風人之旨確然是諸人作詞及論詞之最高標的，上述各種論詞觀點，皆由此義衍發而來。蓋詞之隱寓寄託，主要作用即是《毛詩·大序》所謂之「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其亡國之痛，身世之感，一切不足為外人道之情懷，藉諸諷喻以出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非但可以遠禍，且由於低迴要眇，興寄無端，就文學意義言，更可收煙水迷離之效。故凡有不能明言之痛者，莫不應用託喻手法，非只蔣氏一門，其理在此。黃宗彝〈賭棋山莊酒邊詞序〉曾云：

賈生云：天下事有可爲長太息者，有可爲痛哭者。蘇子云：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嘻笑之不已而怒罵之，怒罵之又不已而太息之，太息之終不已而痛哭之，嘻笑、怒罵、太息、痛哭之俱不已，而變爲離奇惝怳，纏綿愴惻之語，以求容於世。使世之人讀之、喜之、悅之、愛之、慕之，仍忘其爲嘻笑也、怒罵也、太息也、痛哭也。⁶⁹

正是最佳之註腳。以此對照蔣平階之〈支機集序〉，當更能體會到其中可歌可泣、哀感頑艷之心情。

明乎此，則知此乃諸人詞論之主幹。由於暗寓寄託，文字惝怳迷離，在可解不可解間，是故小令已足，無須長調；又因寄託之作，往往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故不立標題。蓋題目者，反而局囿其題旨之發揮，往往適得其反。上文反覆申言鄒祗謨等人斷章取義，未能明白諸人之整體詞學觀點，其故在此。

(二)專意小令

上文論及蔣氏諸人之論詞體系，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凡例〉第一條，即可看出「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二句與「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一段之間微妙之關係。若僅就「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數語而言，乃是批評明季以來萎靡之詞風，認爲明詞受元曲影響，致鄙俗輕佻，爲求正本清源，故主張學詞者首應師法唐詞，五代猶有唐風，亦屬可學，宋詞則是元曲先聲，必不可學。此一說法未免嚴苛，故王士禛《花草蒙拾》認爲：「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然而對照當時日漸庸俗之詞風，亦有其堅持之道理。然則，此段內容固有成立之理由，就文氣言，亦已語氣完足，何須再加上「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二

⁶⁹ 見〔清〕謝章铤撰：《賭棋山莊集》，此據光緒十五年刊本。另見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頁1168。

句？蓋因詞風似曲，故屏去宋調，專師唐詞，已能言之成理，與詞有無風人之旨何干？縱無風人之旨，豈非仍應如此？故「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二句十分可疑，於其字面之外，必另有深意。按：此條主旨只在「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故專意小令」三句，其餘皆屬場面話。由於詞可隱寓寄託，故以小令為佳，長調由於篇幅較長，適合敘事，唯寄託之篇正是要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忌諱說得太明白，文字越濃縮，越留予讀者想像之空間。故本條所謂師法唐詞，其實是取其短調，所謂屏去宋調，其實是排斥長調；至於詞風云云，僅是障眼法。以蔣平階等亡國遺民之身分，若主張專用小令是為了便於寄託，未免過於敏感。由於時人對明末詞風之敗壞早有共識，是故使用時人皆能了解之說法，謂宋詞已近元曲，故應師法唐五代，亦可達到專用小令之效果。〈凡例〉第四條主張詞應溫麗醞藉，忌疏放輕佻，表面談風格，內裏實仍在強調寄託，可謂同一杼機。蓋溫麗醞藉固然是唐五代詞之風格，然若能出之以託喻，低迴含蓄，委曲纏綿，自然婉約而有深致。寄託與醞藉，二者互為表裏甚明。

尤堪注意者，「專意小令」既涉及蔣氏等人作詞之宗旨，自須恪遵，故整部《支機集》皆為小令。唯觀姜垚所作則不然。《柯亭詞》共分三卷，卷一為小令，卷二為中調，卷三為長調，顯然並不承繼蔣平階之詞學觀，可能姜垚在蔣氏門下所習者重在堪輿，與周、沈二子不同之故。由下列二事看來，此說殆非無據：

1. 蔣平階為《柯亭詞》所作之序言中，說明與姜垚之關係云：「年來徙越，特近蒼崖姜氏，蓋日夕交勉，不在世人纂組之末矣。」與《支機集·序》中稱周、沈二子「所幸籃輿之下，猶有門生」之語氣完全不同；而《地理辨正》一書，蔣平階既在〈辨偽〉中謂道術涉及天機，非忠信廉潔之人不可妄傳，惟姜垚等人，「昔以文章行業相師，因得略聞梗概」，在序中又說「于、姜諸子問業日久，經史之暇，旁及此編」，並謂「姜氏習是編，而遽梓之以公世」，直承姜垚在其門生之列，且是梓行其書者，可見同是門生，所傳專業偏

重卻有不同^⑩。

2.姜垚作詞之態度，似以餘事爲之，此點朋輩友人頗有提及者，如毛甦序其詞，即謂其才多，「未嘗習爲之，略涉即得，故其爲詞，固未知其爲詞，而其詞正焉」。而《柯亭詞》卷前〈柯亭詞話〉中，王叔道亦謂其與姜論交十載餘，未見其填詞，以爲詞乃小道，姜氏不屑爲，孰料「丁巳之夏，予過兩水亭，蒼崖手一編相示，儼然成帙」；其弟汝長亦云「我兄向承家學，敦尚儒術，筆墨間皆有濂洛之氣，今春忽作小詞，旨趣絕麗，人皆異之」^⑪，異口同聲，皆對姜垚詞集大表驚訝。細味蔣平階之序文，除稱讚姜氏「家學有源，自命不苟，既博涉孔、老之書，又于天官、地志、醫藥、象數之餘，罔不探其縕奧」，並謂「今將學仕，以試其生平所揣摩，尺組方膺，仔肩洵及，乃征鞍之上忽有填詞數十闕，何其翱翔自得也」，顯然並未以教導姜垚作詞自居。

綜上所述，姜垚作詞之心態明顯與蔣、周諸子之以詞寄託憂苦心志者不同，故未能承繼其詞學觀念。

(三)不標詞題

〈凡例〉第三條與第一條之文字結構相同，「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吾黨每多寄託之篇，間有投贈之作，而義存復古，故不更標題」云云，其實已意義完足，中間「吾黨每多寄託之篇」二句，更是主旨所在。蓋因吾黨所作，多有寄託，故不標詞題。比附唐詞，只是標舉復古之旗號，

^⑩ 《玉函真義天元歌》一書前署「無極子雲陽君啓翁手授 中陽子平階蔣大鴻撰述 門人于鴻猷辰遠、沈億年稔承、周績賢履道、王錫初元令、呂相烈衡鄉、于鴻義因仁授 吉安永寧尹有本一勺子發義」，另《地理真書》前亦有「陽羨無礙子周壽人東山注釋」。個人所經眼之蔣氏堪輿書籍中，此爲少數周、沈二子列名其中之作品，與姜垚之名屢見諸書之情形明顯有別，此固與周績賢早逝有關，可能亦與所授有別。見《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2集（二），頁453，以及《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6集（二九），頁14265。

^⑪ 姜垚之《柯亭詞》，浙圖及上圖所藏皆爲康熙刻本，毛甦語見其序頁1上，王叔道及其弟語分別見〈柯亭詞話〉頁2下及3下。

其實是無題更適於寓託。查《支機集》三卷二百四十七首詞中，絕大部分均無題，唯〈琅天樂〉、〈雙星引〉、〈天台宴〉^{⑦②}、〈瑟瑟調〉、〈步珊珊〉五調十二首因屬新創之詞調，故詞前有題或序，以說明創調之原由。可見詞中若託旨遙深，不願示人，則不綴題；若義可專指，則有題亦自無妨。鄒祇謨等人顯然不了解其內在深意，認為加標題目，以方便欣賞，亦無傷大雅。故《遠志齋詞衷》云：

沈幽祈云：「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此言亦詞理之末端耳。集中有做詞旃命題，即本詞取名者，故不嫌偶增一二。

《倚聲初集》選錄蔣氏等人作品時，即代加標題^{⑦③}，且於卷一蔣階〈三臺令〉（玉案淺浮朱李）一闕下，云：

《支機集》本做《花間》，刻遺宋調，綴詞悉有調無題，余為摘註標目，以便賞音，諒諸子不嫌蛇足耳。^{⑦④}

按：鄒祇謨此語，用以論一般作品則可，唯論蔣、周諸人則不可。蓋因標註題目與否，實關乎蔣、周諸子作詞之宗旨。上文反覆申論寓寄託乃其詞論之中心，此條要旨全在「吾黨每多寄託之篇」一句。同樣是不標題，唐詞是因其多述本意，故無須標，而吾黨則多寄託之篇，故不可標。蓋寄託者，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謂也，字面是香草美人，呈現之意義卻是忠愛纏綿，見仁見智，無法喻指，既然義不可專指，自然不能有題。可見「義存復古」是賓，僅屬表面之理由，「每多寄託」是主，方是真正之原因。而諸子之詞作所以多寓寄託，自然與其遺民身分有關，蓋中心實有不足言宣之悲慨在，其理甚明。鄒祇謨竟以為

⑦② 此六首聯章。

⑦③ 非但《倚聲初集》如此，由附表之備考欄，可看出原作幾乎皆無題，而各書引錄時，則往往加上題目。蓋原作無題，選本為加題目，此乃詞選集之常態，不足為怪。

⑦④ 見《倚聲初集》，卷1，頁2。

此乃「詞理之末端」，顯然不了解諸人作詞之大旨。即以上引〈三臺令〉（玉案淺浮朱李）一闋言之，原詞云：

玉案淺浮朱李。銀瓶斜插紅蓮◎不同天孫乞巧。只願郎嘗少年◎⁷⁵

鄒祗謨因其中有「天孫乞巧」一句，遂加註標題「七夕」，表面看是方便欣賞，對其詞意之發揮，卻形成局限。蓋七夕有乞巧之習俗，天下人皆求乞巧，我卻獨求「郎嘗少年」。少年時節，往事歷歷；倘能時光倒流，真是何等幸福。然而「只願郎嘗少年」六字，出自亡國遺民之口，含蘊不盡，賦予人無比想像之空間。舉此一例，可概其餘。可見「無題」實關乎諸人詞心，不可不辨。

(四)重創調

〈凡例〉第二條明白提及諸人對音律之態度，「詞調本於樂府，……則知調非一成，隨時中律」云云十分重要，諸人認為詞本是配樂而歌者，合於音律即可，不必拘泥字面之形式。基於此一觀念，諸人除了創作新調，並改易既有詞調之調式。就前者言，《支機集》中有五種詞調為自度曲：

〈琅天樂〉

夢至宵闕，引見一真官，官命合樂饗之。覺而依調成此詞，真官蓋曾主人間云。（沈億年，「何處上真家」闕下）

此幽生夢中之調。予奇其事，故交和之，然遠不能逮。天人之相去如此。（蔣平階，「雙節引鸞簫」闕下）

〈雙星引〉

新調（蔣平階，「瑤卅幾番花」闕下）

〈天台宴〉（并序）

吾門沈子幽祈、周子壽王齊年同學，均有高尚之致，物表之思。辛年令序，同舉嘉禮，予以比古劉阮之事，戲為新調以贈之，名曰〈天台宴〉。

⁷⁵ 見《支機集》，卷1。「只願郎嘗少年」句，《倚聲初集》卷一作「只願郎常少年」。

夫國風之變也，其于男女妃匹之際，幃房宴笑之私，不啻詳矣，而仲尼經之。然則聖人之于人情，得其正者，有不諱也。或以予詞過婉麗，疑非古道，豈知言哉！（蔣平階，「晚雲低映桃花路」闕下，按此調下有詞六首）

〈瑟瑟調〉

舊無此調，時秋風乍至，瑟瑟其聲，因為新曲以譜之。（沈億年，「塞外征人」闕下）

古無此調。調始于沈子，因秋聲瑟瑟而作也。予為和而成之。（周積賢，「高柳平林」闕下）

〈步珊珊〉

花陰徐步，顧影成詞，遂以為調。（沈億年，「珂月似眉灣」闕下）

曲調雖只五種，由於彼此酬唱，故詞作共十二闕。調前皆有小序說明創調之原由，故諸人自製新聲之情形顯而易見。至於改易調式之處，若非仔細核對，則不易發現。茲舉〈荷葉盃〉為例說明之。

《倚聲初集》錄有蔣平階〈荷葉盃〉（桃葉渡頭風起）一首，詞云：

桃葉渡頭風起◎雪裏◎浪花寒◎綠蘋雙槳擢歌急。隔岸謝娘船◎

鄒祗謨在詞後注云：

麗整是溫尉諸調。此體《花間集》本「隔」句兩字用韻，《嘯餘譜》第五句不斷兩字，非也。大約代遠調亡，難協歌管，就譜填詞，不無舟劍相左，安得硜硜成譜，便矢口協律耶？^⑦

鄒氏認為「隔岸」一句宜依《花間》作「23」，但此首調式卻斷作「62375」，顯然承認此為又一體。此詞之下選有陳維崧一首，云：

突遇茶蘼絕豔◎幽店◎早爐邊◎春城特築花壇站◎麗殺酒旗天◎

亦作「62375」，可為佐證。然而《支機集》卷一，此詞原文卻作：

桃葉渡頭風起。飛雪浪花寒◎綠蘋雙槳擢歌急。隔岸謝娘船◎

^⑦ 見《倚聲初集》，卷1，頁2。

其調式應是「6575」，只叶二韻。由上引鄒氏注語看來，將「飛雪」易為「雪裏」，或即出自鄒氏之改動，蓋「裏」可與「起」叶，「雪」字則否。按：〈荷葉盃〉一調，現存唐五代作品共十四首，表列如下：

作者	詞牌	首句	字數	調式	韻數	韻字
溫庭筠	荷葉杯	一點露珠凝冷	23	623723	6	冷影塘亂斷涼
溫庭筠	荷葉杯	鏡水夜來秋月	23	623723	6	月雪時淚悵維
溫庭筠	荷葉杯	楚女欲歸南浦	23	623723	6	浦雨紅裏起風
顧夔	荷葉杯	春盡小庭花落	26	625733	6	落寞眉期知知
顧夔	荷葉杯	歌發誰家筵上	26	625733	6	上亮悠樓愁愁
顧夔	荷葉杯	弱柳好花盡折	26	625733	6	拆陌郎香狂狂
顧夔	荷葉杯	記得那時相見	26	625733	6	見戰柔頭羞羞
顧夔	荷葉杯	夜久歌聲怨咽	26	625733	6	咽月微衣歸歸
顧夔	荷葉杯	我憶君詩最苦	26	625733	6	苦否心深吟吟
顧夔	荷葉杯	金鴨香濃鴛被	26	625733	6	被膩鉤蓮憐憐
顧夔	荷葉杯	曲砌蝶飛牀暖	26	625733	6	暖半條腰嬌嬌
顧夔	荷葉杯	一去又乖期信	26	625733	6	信盡苔徊來來
韋莊	荷葉杯	絕代佳人難得	50	62575·62575	10	得國期眉惟鳳夢空通權
韋莊 ^⑦	荷葉杯	記得那年花下	50	62575·62575	10	下夜時垂期月別塵人因

宋代作者殊少，《全宋詞》中僅收許棐「鵲踏畫簷雙噪」一首，亦列之如下：

作者	詞牌	首句	字數	調式	韻數	韻字
許棐	荷葉盃	鵲踏畫簷雙噪	50	62575·62575	10	噪到看山間轡戲知飛西

可見此調由唐五代至宋末，作法僅有三種：一為雙調五十字體，叶十韻，調式作「62575·62575」，韋莊乃至於許棐均如是。另二種皆為單片，俱叶六韻，一為二十三字體，調式作「623723」，溫庭筠三首屬之；一為二十六字體，調式作「625733」，顧夔九首屬之。鄒祗謨承認蔣、陳二首為異體，但認為上

^⑦ 此首《詞律》作皇甫松。

下兩個五字句，下句可保留五字，但上句卻應斷作「23」，故改動「飛雪」二字以遷就之。唯綜觀唐宋作品，凡是二十三字體，均作「623723」，無作「62375」者，此其一。再者，即使「飛雪」易為「雪裏」，仍然只有四韻，蓋「急」字為入聲字，與「起」、「裏」仍是不叶。非但與唐宋二十三字體均作六韻者不同，與陳詞叶五韻者亦異^⑦。此其二。復次，《支機集》中〈荷葉盃〉共有九首，師生三人皆有撰作，除上引「桃葉」一首外，另八首如下：

磧裏萬山秋葉。征鴈度遼陽◎錦城絲管落明月。腸斷海雲黃◎（蔣平階）
 紫燕故巢金屋。春去又春歸◎玉虹橋畔採花女。猶說上皇時◎（蔣平階）
 隴首暮雲千里。何處望長安◎戍樓秋老白榆落。風急角聲寒◎（周積賢）
 二十四樓春雨。人語隱簾旌◎漏殘香爐紅蕉暗。猶憶秣陵城◎（周積賢）
 萬里玉門秋色。空自滿瑯戈◎笛聲吹落譙樓月。飛入小單于◎（沈億年）
 千里若耶溪水。猶是浣紗時◎煖風微雨吹波面。回首不勝悲◎（沈億年）
 小苑海棠初謝。金雀對銀蟬◎鏡中搖影自惆悵。輕手澹眉尖◎（沈億年）
 鏡裏曉粧纔罷。宮黛鎖春思◎佯將翠鈿倩郎整。腸斷畏郎知◎（沈億年）

細審其叶韻狀況，可見非但上下兩個五字句均不可斷作「23」，其六字句及七字句亦都不叶韻，亦即其調式俱作「6575」，只叶二韻，與各家作法均不同，此其三。故於〈荷葉盃〉一調，雖不宜謂三人「創調」，至少亦是另創一體。

按：詞本是曲子之歌詞，由於倚聲而歌，所有文字均須與音樂旋律作最密切之配合。詞既是一種音樂文學，雖其後樂譜失傳，音聲轉杳，其內在之音樂生命卻未消失。後人論詞，往往忽略此點特質，僅將其視為案頭欣賞之文字，故有種種錯繆之成說。如宋翔鳳《樂府餘論》認為「令引近慢」是小令、中

⑦ 若按溫、韋作法，「綠蘋雙槳擢歌急。隔岸謝娘船」二句析作「723」，則「急」、「岸」二字應叶；若按陳維崧作法，二句析作「75」，則「急」字應與上「起」、「裏」二字叶；蔣氏師生所作九首，與二者皆不合。上文提及《昭代詞選》改「急」為「轉」，則「綠蘋」二句可斷作「綠蘋雙槳擢歌轉◎隔岸◎謝娘船◎」，正與溫作合。

調、長調之別^⑩，又如萬樹《詞律》名為「律」，卻只論韻不論聲，亦不及宮調，而其論詞調，一字之差即稱為「又一體」，視「襯字」如無物，皆是其例。上文所述諸人自創新聲或改動調式之舉動，其所創作是否能協蘇音律，由於資料無可考，已難確知，唯就其能體認詞乃音樂文學，其調非一成不變，故不可拘泥文字形式一點觀之，確是頗有巨識。

綜上所述，可知清初諸家徵引「五季猶有唐風」、「唐詞多述本意」等論詞觀點出自蔣氏師徒，且可看出諸人之詞學理論其實是自成體系。沈億年〈凡例〉最後一條云：

盛明詩宗較振，而詞鮮名家。我師雖一時偶涉，意不苟安；周子軼才，良足羽翼大雅；予有志焉，而未逮也。是集流傳，豈曰無關風會？欲求定論，將俟知音。

頗能見出其自信及企圖心，前文推論此書在當時必形成相當影響，自非虛言。

五、結 語

上文分就《支機集》之文本、作者及書中之論詞觀點作討論。關於清詞流派，研究焦點大多集中於浙、常、陽羨派等派，而雲間詞派則似被遺忘^⑪，偶有提及者，也只引用清初詞話所徵引之數條材料^⑫。由於資料有限，罕能作更深入之討論。近年來，《幽蘭草》在上海圖書館找到，施蟄存先生亦曾發表多篇有關雲間詞人之文章，一時之間，有關雲間詞派之資料驟增，加以《支機

^⑩ 按：「令引近慢」四者乃是樂種之別，其差異在於節拍、音樂結構及樂器等方面，而非字數多寡，詳見拙作：〈令引近慢考〉，《詞學考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頁129-167。

^⑪ 施蟄存先生語，〈蔣平階及其支機集〉一文云：「自浙派崛起以後，雲間派影響日漸微弱，由於它佔領的時間不長久，終於成為文學史上一個被遺忘的陳跡。」見《詞學》第2輯，頁223。

^⑫ 如沈雄《古今詞話》中引錄陳子龍詞論一條、宋徵璧三條，《西園詞說》中則有陳繼儒之詞論一條，另《花草蒙拾》及《遠志齋詞衷》中亦有泛論雲間詞派者數條。

集》完帙本之發現，提供有關研究蔣平階諸人之重要素材，此對清初詞學及雲間詞派之研究，具有極重要之意義。

再者，由上文論述，可見《支機集》於清初頗負盛名，各重要選本大多選錄書中作品，並提及三人有此詞作。爾後煙消雲散，很可能是由於政治之原因。《倚聲初集》對蔣氏之介紹除「有《支機集》」一句外，於其名、字、籍貫均與諸家說法頗有不同。當是鄒、王二人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上文曾引及鄒祇謨二段文字，其一謂「沈幽祈云：……集中有做詞旃命題，即本詞取名者，故不嫌偶增一二」，另一謂「《支機集》本做《花間》，刻遺宋調，綴詞悉有調無題，余為摘註標目」，分明曾見該集，然而《倚聲初集》有關蔣氏資料全與該集不符，實不能令人無疑。《倚聲初集》於王士禛之意見，均採用「阮亭云」之方式轉述，似乎負責編纂評述者乃是鄒祇謨，唯無論如何，編者卻是二人具名。以王士禛當時之聲名地位，選錄蔣平階之詞作可能帶來若干困擾。而三人中除周積賢早逝之外，各書稱引沈億年亦頗多作「沈蓑年」^⑧者，是否沈氏真有二名，或竟有其不得不更改名稱之苦衷？再者，《支機集》當時既曾流傳一時，何以後世竟然銷聲匿跡，非但未見稱引，而且幾乎亡佚？其間是否曾遭查禁？現存諸本皆缺〈酒泉子〉四首，是單純缺頁，或另有別情？凡此疑問，均非拙文所能解答，謹識於此，以待高明。

有關《支機集》之五種傳本，個人全部親眼目睹，可說極為幸運。若非施先生在《詞學》刊布及介紹，至今仍不會引起注意；縱使近年來致力訪求清詞別集，對於此書仍可能失之交臂。人生世事，皆有其因緣際會。筆者既獲施先生賜贈詞書，復於茫茫書海中發現完帙本《支機集》，並撰成本文，冥冥中似有定數。個人對於清代松江作家所知有限，《松江詩鈔》等資料亦未及掌握，可待補充之處尚多，尚祈前輩方家，不吝指正。

^⑧ 「蓑」即「衰」字。按：《清平初選後集》甚至於將「沈幽祈」與「沈柜承」分列二人，上文提及王士禛亦為此書參閱者之一，則其致誤之由，與《倚聲初集》顯然是同一機杼。

附 表

下表依照《支機集》各卷之序次編製，而於每卷之末附入該集未收之諸人詞作。其後並列出各書引錄情形，凡與《支機集》有異者，則於「備考」欄中注明。

序號	作者	支機集	詞牌	首 句	各書選錄	備 考
1	蔣平階	卷一	絳州春	天外柳		
2	蔣平階	卷一	絳州春	青海月		
3	蔣平階	卷一	荷葉盃	磧裏萬山秋葉		
4	蔣平階	卷一	荷葉盃	桃葉渡頭風起	《倚聲初集》卷一、 《清詞綜補》卷十、 《昭代詞選》卷十	《倚》題「風起」， 《昭》作荷葉杯，《 綜補》、《昭》詞有 異文；作者並作蔣階
5	蔣平階	卷一	荷葉盃	紫燕故巢金屋		
6	蔣平階	卷一	南歌子	草暖鴛鴦泊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	題「塞上」，作者作 杜陵生
7	蔣平階	卷一	南歌子	暫脫盤螭髻	《倚聲初集》卷一	題「賦豔」，作者蔣 階，詞有異文
8	蔣平階	卷一	南歌子	對月疑歌扇		
9	蔣平階	卷一	三 臺	籠鳥莫籠憐婦		
10	蔣平階	卷一	三 臺	玉案淺浮朱李	《倚聲初集》卷一、 《昭代詞選》卷十、 《今詞初集》卷下	《倚》、《昭》並題 「七夕」，詞牌有令 字，作者蔣階，詞有 異文。《今》有異文
11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紅藕晚花對鏡		
12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城南紫陌梨花		
13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羅裙舞扇娼家		
14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洛陽城邊桃李		
15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揚州楊花自落	《瑤華集》卷一、《 國朝詞雅》卷四	《瑤》、《詞雅》並 作三臺令，作者並作 沈蓀年；《瑤》題「 閨情」
16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秋雨送歸雙燕		
17	沈億年	卷一	三 臺	笑著錦襜走馬		
18	蔣平階	卷一	摘得新	陌上桑		
19	蔣平階	卷一	摘得新	倚畫樓	《倚聲初集》卷一	題「倚樓」，作者蔣 階，詞有異文
20	沈英節	卷一	摘得新	花滿枝		
21	蔣平階	卷一	漁歌子	葑蕀塘前泛鸕鶿		
22	蔣平階	卷一	漁歌子	青船輕白浪高	《倚聲初集》卷一	題「本意」，作者蔣 階

23	蔣平階	卷一	望江南	歌舞罷		
24	蔣平階	卷一	望江南	春欲曉	《倚聲初集》卷一	題「春曉」，作者蔣階
25	蔣平階	卷一	望江南	江南柳		
26	蔣平階	卷一	望江南	凝望處		
27	蔣平階	卷一	望江南	空相憶		
28	蔣守大	卷一	望江南	春風路		
29	蔣平階	卷一	浪淘沙	妾住桐江第五灘		
30	沈億年	卷一	浪淘沙	東風吹上廣陵潮		
31	蔣平階	卷一	浪淘沙	郎君家在石帆西		
32	蔣平階	卷一	江南春	京口樹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清平初選後集》卷一	《古》題「離思」；《清》題「憶別」，作者蔣大鴻
33	蔣平階	卷一	番女怨	漠南秋盡黃葉捲		
34	蔣平階	卷一	番女怨	茶香陣迷夢錦		
35	蔣無逸	卷一	番女怨	落梅妝閣風送暖	《倚聲初集》卷一	題「無題」，詞有異文
36	蔣平階	卷一	琅天樂	雙節引鸞簫		
37	周積賢	卷一	琅天樂	侍女按龍笙		
38	蔣平階	卷一	定西蕃	嶺外暮雲千尺	《瑤華集》卷一	題「無題」，蕃作番
39	蔣平階	卷一	長相思	秦王宮		
40	蔣平階	卷一	長相思	吳山東	《倚聲初集》卷二、《瑤華集》卷一、《昭代詞選》卷十	《倚》題「本意」，作者蔣階；《瑤》題「無題」
41	沈英節	卷一	長相思	朝相思		
42	周積忠	卷一	長相思	水流西		
43	蔣平階	卷一	酒泉子	枕上相思		
44	蔣平階	卷一	酒泉子	邊草茫茫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題「秋思」
45	蔣平階	卷一	醉公子	五月天山雪		
46	蔣平階	卷一	醉公子	指甲榴花色		
47	蔣平階	卷一	戀情深	荳蔻湯深香浪淺		
48	蔣平階	卷一	浣溪沙	越女蓮舟曲半闌		
49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晚香深瑣蕤籥		
50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月輪碾過長生殿		
51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曉山重疊芙蓉萼	《倚聲初集》卷四、《今詞初集》卷下、《詞壇妙品》卷二、《全清詞鈔》卷一	《倚》、《全》並題「秋閨」；《全》詞牌作「重疊金」，詞有異文。《今》、《妙》並題「閨意」，作者蔣大鴻，有異文
52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綠蘋對綰相思帶	《倚聲初集》卷四、《今詞初集》卷下、《詞壇妙品》卷二、《清平初選後集》卷二	《倚》題「秋閨」，《今》有異文，《妙》、《清》題「閨意」，作者蔣大鴻，有異文

53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暖盃送雨蓬萊潤		
54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瑞香毬子風前落	《倚聲初集》卷四、 《瑤華集》卷二、 《國朝詞雅》卷一、 《昭代詞選》卷十	《倚》題「秋閨」， 《瑤》題「豔詞」； 諸書鬢皆作蠻
55	蔣平階	卷一	菩薩蠻	寒雲一夜飛殘雪	《昭代詞選》卷十	題「客懷」，詞有異文
56	蔣平階	卷一	更漏子	綵鸞箋		
57	蔣平階	卷一	更漏子	金錯刀	《瑤華集》卷三、 《國朝詞雅》卷一、 《全清詞鈔》卷一	《瑤》題「無題」， 三書愁面並作秋面
58	蔣平階	卷一	更漏子	落星灘	《瑤華集》卷二、 《國朝詞雅》卷一、 《昭代詞選》卷十、 《全清詞鈔》卷一	《瑤》題「無題」
59	蔣平階	卷一	更漏子	菊花潭	《瑤華集》卷二、 《國朝詞雅》卷一、 《全清詞鈔》卷一	《瑤》題「無題」
60	蔣平階	卷一	陽臺夢	括香欄上金鈴小	《倚聲初集》卷七	題「護花」
61	蔣平階	卷一	柳梢青	又是春來		
62	蔣平階	卷一	柳梢青	苦憶檀郎		
63	蔣平階	卷一	月宮春	阿畝當年嫁紫蘭		
64	蔣平階	卷一	月宮春	月支峰下耦耕兒		
65	蔣無逸	卷一	月宮春	珠林月影落霞觴		
66	蔣平階	卷一	河瀆神	雲夢楚天遙		
67	蔣平階	卷一	雙星引	瑤草幾番花		
68	周積賢	卷一	雙星引	何處是仙鄉		
69	沈億年	卷一	雙星引	雙闕曉雲低		
70	蔣平階	卷一	天台宴	晚雲低映桃花路	《瑤華集》卷五	題「催粧」，詞有異文
71	蔣平階	卷一	天台宴	暖香荏苒爭春館	《瑤華集》卷五	題「催粧」
72	蔣平階	卷一	天台宴	石華唾染鴛鴦錦		
73	蔣平階	卷一	天台宴	綠狸鋪上文犀簾		
74	蔣平階	卷一	天台宴	九雛釵卸沉香掉		
75	蔣平階	卷一	天台宴	浮槎不斷銀河信		
76	蔣平階	卷一	虞美人	紫金城外紅鋪透		
77	蔣平階	卷一	虞美人	白榆關外吹蘆葉	《瑤華集》卷五、 《國朝詞雅》卷一、 《全清詞鈔》卷一	《瑤》題「感舊」， 《全》詞有異文
78	蔣守大	卷一	虞美人	黃金臺畔垂楊葉		
79	蔣平階	卷一	臨江仙	禁苑花殘春殿閉	《瑤華集》卷五、 《國朝詞雅》卷一、 《全清詞鈔》卷一	《瑤》、《全》題「 宮詞」，《全》首句 禁作紫
80	蔣平階	卷一	小重山	憶別吳宮年又年		
81	蔣平階	無	浣溪沙	柳外高樓一帶遮	《明詞綜》卷七、 《昭代詞選》卷十	《明》、《昭》題「 紅橋即事」，詞有異 文

82	蔣平階	無	惜餘春慢	半尺枯髯	《瑤華集》卷十六	題「王補臣北上不果，和韻慰之」
83	蔣平階	無	竹枝	兔絲山北石帆東	《瑤華集》卷廿一	題「越州」，下三首同
84	蔣平階	無	竹枝	綠雲高綰似堆鴉	《瑤華集》卷廿一、 《國朝詞雅》卷一	
85	蔣平階	無	竹枝	鞋幫踏損髻釵橫	《瑤華集》卷廿一	
86	蔣平階	無	竹枝	西施山月照雙蛾	《瑤華集》卷廿一、 《昭代詞選》卷十	
87	蔣平階	無	青玉案	多君嗜友濃於酒	《瑤華集》卷廿二	題「高澹遊招飲顧園」
88	周積賢	卷二	荷葉盃	隴手暮雲千里	《蘭皋明詞彙選》卷一	有胡、李二家評語。題「關塞」
89	周積賢	卷二	荷葉盃	二十四樓春雨		
90	周積賢	卷二	南歌子	細織鴛鴦錦	《瑤華集》卷一	題「閨怨」
91	周積賢	卷二	南歌子	玉篆沉甕永	《明詞綜》卷七、《倚聲初集》卷一、《瑤華集》卷一、《國朝詞雅》卷三、《古今別腸詞選》卷一、《今詞初集》卷下、《清平初選後集》卷一、《昭代詞選》卷十一	《倚》、《清》、《昭》題「春詞」，《瑤》題「春閨」，《古》題「無題」；《明》、《清》、《昭》詞有異文
92	周積賢	卷二	望江南	銀箭落		
93	周積賢	卷二	望江南	遙相憶	《明詞綜》卷七、《倚聲初集》卷一、《古今別腸詞選》卷一、《清平初選後集》卷一	《倚》、《清》題「憶」，《古》題「遙憶」；《明》、《古》有異文
94	周積賢	卷二	柳枝詞	何處香車踏大堤		
95	周積賢	卷二	柳枝詞	遊人盡愛柳條新	《瑤華集》卷一	作〈楊柳枝〉，題「折柳」
96	周積賢	卷二	柳枝詞	因君長惜柳花稀		
97	周積賢	卷二	江南春	千里雪		
98	周積賢	卷二	轉應曲	遊子遊子		
99	周積賢	卷二	轉應曲	飛絮飛絮		
100	周積賢	卷二	轉應曲	春水春水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作〈調笑令〉，題「歸述」，詞有異文
101	周積賢	卷二	定西番	戰馬一聲秋夜		
102	周積賢	卷二	定西番	磧裏鴈行驚起		
103	周積賢	卷二	長相思	吳山高		
104	周積賢	卷二	長相思	柳花開		
105	周積賢	卷二	相見歡	與誰同倚銀屏	《瑤華集》卷一、《國朝詞雅》卷三	《瑤》題「閨情」，歡作權

106	周積賢	卷二	相見歡	思君莫上高臺		
107	沈英節	卷二	相見歡	秋風庭院深深		
108	周積賢	卷二	生查子	開簾望柳絲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題「楊花」
109	周積賢	卷二	生查子	長安市上兒	《倚聲初集》卷二、 《瑤華集》卷一、 《詞壇妙品》卷二、 《全清詞鈔》卷八	《倚》、《妙》、《全》題「古意」， 《瑤》題「豔情」， 《妙》作者周壽王
110	蔣無逸	卷二	生查子	金鞦出薊門	《倚聲初集》卷二、 《瑤華集》卷一、 《昭代詞選》卷廿二、 《清詞綜補》卷五、 《詞壇妙品》卷二、 《全清詞鈔》卷五	《倚》、《昭》、 《妙》題「春暮」， 《瑤》題「無題」； 《妙》作者蔣左箴； 《綜補》、《瑤》及 《全》皆有異文
111	周積忠	卷二	生查子	昔年君在時	《倚聲初集》卷二、 《清詞綜補》卷三、 《國朝詞綜續編》卷一	《倚》題「今年」； 詞皆有異文
112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塞鴈初歸		
113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白帝城頭		
114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寒食風寒		
115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春到襄陽	《倚聲初集》卷二	題「春暮」，作者沈 蓀年，末句異文
116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漢使不來		
117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萬里交河		
118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無數征人		
119	周積賢	卷二	酒泉子	山外青山		
120	蔣守大	卷二	酒泉子	一帶銀河		
121	沈英節	卷二	酒泉子	獨倚重樓		
122	周積賢	卷二	醉公子	小雨疏南陌		
123	周積賢	卷二	醉公子	江水乘春漲		
124	周積賢	卷二	醉公子	卵色江天白	《倚聲初集》卷二	題「初夏」
125	周積賢	卷二	醉公子	白馬連珠絡		
126	周積賢	卷二	醉公子	今夜遙相識		
127	周積賢	卷二	昭君怨	樓內小山重疊		
128	周積賢	卷二	昭君怨	玉勒金鞍日暮		
129	周積賢	卷二	春光好	東風起	《倚聲初集》卷二	題「閨憶」
130	周積賢	卷二	醉花間	思相見		
131	周積賢	卷二	醉花間	郎何處		
132	周積賢	卷二	上行盃	昨夜夢中相見		
133	周積賢	卷二	上行盃	紫塞雲深風急		
134	周積賢	卷二	上行盃	又是一般離恨		
135	周積賢	卷二	女冠子	春山春夜		
136	周積賢	卷二	巫山一段雲	暮雨蕭湘路		

137	周積賢	卷二	謁金門	花又落		
138	周積賢	卷二	更漏子	玉笳寒		
139	周積賢	卷二	更漏子	鳳樓空	《古今別腸詞選》卷二	題「雨心」，作者沈億年，詞有異文
140	周積賢	卷二	更漏子	柳風清		
141	周積賢	卷二	阮郎歸	西風吹入玉金堂		
142	周積賢	卷二	阮郎歸	春風吹冷博山爐		
143	周積賢	卷二	鶴沖天	銀漢落玉繩		
144	周積賢	卷二	畫堂春	錦江春草綠汀洲		
145	周積賢	卷二	畫堂春	枝枝宮柳曉鶯寒		
146	周積賢	卷二	海棠春	流蘇帳底更初靜		
147	周積賢	卷二	海棠春	新妝初拂垂垂柳	《倚聲初集》卷六	題「新粧」，詞有異文
148	周積賢	卷二	山花子	秦女峰前柳欲斜		
149	周積賢	卷二	山花子	暮雨三年灑玉階		
150	周積賢	卷二	秋波媚	樓外輕烟柳絲寒		
151	周積賢	卷二	三字令	郎又去		
152	周積賢	卷二	柳梢青	曲水輕寒		
153	周積賢	卷二	柳梢青	隋堤春半		
154	周積賢	卷二	陽臺夢	玉釵頭上東風小	《倚聲初集》卷七	題「春暮」，詞有異文
155	周積賢	卷二	月宮春	蕊淵宮靜桂條新		
156	周積賢	卷二	月宮春	千尋銀海玉爲砂		
157	周積忠	卷二	月宮春	八琅璈奏小雲英		
158	周積賢	卷二	河瀆神	暮雨鬱孤臺		
159	周積賢	卷二	瑟瑟調	高柳平林		
160	周積賢	卷二	浪淘沙	御柳拂高牆	《瑤華集》卷四	題「秣陵懷古」
161	周積賢	卷二	河傳	南浦春雨草芊芊		
162	周積賢	無	河傳 ^⑧	春雨春雨	《倚聲初集》卷八、《瑤華集》卷四、《國朝詞雅》卷三、《詞壇妙品》卷四、《清平初選後集》卷五	《倚》、《瑤》、《妙》、《清》題「春雨」
163	周積賢	卷二	河傳	屏外春半		
164	周積賢	卷二	南鄉子	荳蔻花開		

⑧ 此首與上首用字相似，然而異文極多，《支機集》作五十五字，《倚聲初集》等五書所引俱作五十三字，韻叶亦不相同，故分爲二首。又此首除《國朝詞雅》外，餘四書詞牌下均註「第五體」，《詞壇妙品》及《清平初選後集》均引張淵懿（硯銘）云：「〈河傳〉本隋皇南幸之曲，《花間》所載各體，音節錯落不齊，後人摹擬，往往才爲調掩，未能舒展。今擇其最工者錄入，難免挂漏之譏爾。」

165	周積賢	卷二	虞美人	秦淮夜雨宮花掩		
166	周積賢	卷二	踏莎行	弱柳烟殘	《倚聲初集》卷十	題「初夏」
167	沈億年	卷三	荷葉盃	萬里玉門秋色		
168	沈億年	卷三	荷葉盃	千里若耶溪水		
169	沈億年	卷三	荷葉盃	小苑海棠初謝		
170	沈億年	卷三	荷葉盃	鏡裏曉妝纔罷		
171	沈億年	卷三	南歌子	纒作盤金縷		
172	沈億年	卷三	南歌子	玉宇迴星駕		
173	沈億年	卷三	翠華引	三月桃花吹盡		
174	沈億年	卷三	翠華引	重疊屏山畫掩		
175	沈億年	卷三	翠華引	白蘋池邊夜雨	《瑤華集》卷一、《國朝詞雅》卷四、《昭代詞選》卷十一	《瑤》、《詞雅》、《昭》作三臺令，作者作沈蓀年，《瑤》題「閨情」，《昭》有異文
176	沈億年	卷三	摘得新	捲畫簾		
177	沈億年	卷三	夢江南	別卿後		
178	沈億年	卷三	南鄉子	鬢影香紅	《瑤華集》卷一、《國朝詞雅》卷四	《瑤》題「本意」；二書作者作沈蓀年
179	沈億年	卷三	南鄉子	芳艸淒淒	《倚聲初集》卷一	題「春暮」，作者沈蓀年
180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斜日春風簾半垂		
181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狂夫去歲下祁連		
182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灞陵橋上別君時		
183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汴水堤邊春又春		
184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少婦當機字莫愁		
185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渭水東流向北迴		
186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樓前初雨子規啼		
187	沈億年	卷三	柳枝詞	嶺色千重相對開		
188	沈億年	卷三	江南春	杏花狂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題「本意」，詞有異文
189	沈億年	卷三	蕃女怨	玉鈞春帳人未醒		內文蕃作番
190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春水春水		
191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紅葉紅葉		
192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涼夜涼夜		
193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花霧花霧		
194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微雨微雨		
195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翡翠翡翠	《清平初選後集》卷一	作〈調笑令〉，題「閨思」，作者沈桓承，詞有異文
196	沈億年	卷三	古調笑	孤枕孤枕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作〈調笑令〉，題「春情」
197	沈英節	卷三	古調笑	春樹春樹		
198	蔣無逸	卷三	古調笑	明月明月		
199	沈億年	卷三	琅天樂	何處上眞家		有蔣平階和作

200	沈億年	卷三	甘州子	小朱慵鏡照殘紅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題「有憶」
201	沈億年	卷三	甘州子	晚風葉落禁城秋		
202	沈億年	卷三	西溪子	雄鷲不消金縷		
203	沈億年	卷三	遐方怨	月又起	《瑤華集》卷一	題「閨情」，作者沈 衰年
204	沈億年	卷三	思帝鄉	花露濕		
205	沈億年	卷三	江城子	藕花初起半江風	《倚聲初集》卷二、 《清平初選後集》卷一	《倚》題「無題」， 作者沈衰年。《清》 題「無題」，云「 江城子」第一體，一 名「江神子」，作 者沈幽祈
206	沈億年	卷三	定西番	夜夜思君何處		
207	沈億年	卷三	定西番	簾外一聲玉漏		
208	沈億年	卷三	定西番	眉黛暗隨春色	《倚聲初集》卷二、 《全清詞鈔》卷一	《倚》、《全》並題 「春色」，作者沈衰 年，詞有異文，《倚 》番作蕃
209	沈億年	卷三	步珊珊	珂月似梅彎		
210	倚 瑟	卷三	步珊珊	花影落香篝		
211	沈億年	卷三	上西樓	玉關秋信無憑	《清平初選後集》卷一	作「相見歡」，題「 聞鴈」，作者沈桓承
212	沈億年	卷三	長相思	郎山高		
213	沈億年	卷三	長相思	江風涼		
214	沈億年	卷三	長相思	笛聲殘		
215	沈億年	卷三	酒泉子	暮雨珠簾		
216	沈億年	卷三	酒泉子			諸書皆缺
217	沈億年	卷三	酒泉子			諸書皆缺
218	沈億年	卷三	酒泉子			諸書皆缺
219	沈億年	卷三	酒泉子			諸書皆缺
220	沈億年	卷三	玉蝴蝶	春城楊柳依依		
221	沈億年	卷三	玉蝴蝶	金溝微雨初晴		
222	沈億年	卷三	玉蝴蝶	越羅初試新涼	《倚聲初集》卷二、 《清平初選後集》卷二	《倚》、《清》題「 秋詞」，《倚》作者 沈衰年，詞有異文； 《清》作者沈幽祈
223	沈億年	卷三	玉蝴蝶	雁門衰草淒淒		
224	沈億年	卷三	玉蝴蝶	御溝烟柳初晴		
225	沈億年	卷三	春光好	春光好	《倚聲初集》卷二、 《清平初選後集》卷二	《倚》、《清》題「 本意」，《倚》作者 沈衰年，《清》作者 沈幽祈
226	沈億年	卷三	歸國遙	風過一夜		
227	沈億年	卷三	戀情深	玉鏡秋風簾幕重		

228	沈億年	卷三	菩薩蠻	綺樓簾展湘山近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題「秋曉」，詞有異文
229	沈億年	卷三	菩薩蠻	江城八月飛黃葉	《倚聲初集》卷四、 《全清詞鈔》卷三	《倚》、《全》並題「有憶」，作者沈衰年；《全》詞牌作「重疊金」，詞有異文
230	沈億年	卷三	菩薩蠻	社前小燕初調雨		
231	沈億年	卷三	菩薩蠻	丁香一夜開香雪	《古今別腸詞選》卷一	題「閨情」
232	沈億年	卷三	菩薩蠻	玉門杳杳音書絕		
233	沈億年	卷三	卜算子	秋雨蓼花紅		
234	沈億年	卷三	更漏子	雙歸燕	《倚聲初集》卷五、 《全清詞鈔》卷三	《倚》、《全》並題「春晝」，作者沈衰年
235	沈億年	卷三	更漏子	晚荷收		
236	沈億年	卷三	更漏子	菊花殘	《古今別腸詞選》卷二	題「秋夜」，作者為周積賢，詞有異文
237	沈億年	卷三	更漏子	越羅單		
238	沈億年	卷三	更漏子	桂江潮		
239	沈億年	卷三	更漏子	海棠開		
240	沈億年	卷三	憶秦娥	秦樓月		
241	沈億年	卷三	憶秦娥	春雲飛		
242	沈億年	卷三	憶秦娥	關山別		
243	沈億年	卷三	秋波媚	樓外殘陽過雨痕	《清平初選後集》卷三	作「眼兒媚」，云「一名秋波媚」，題「春思」，作者沈幽祈
244	沈億年	卷三	秋波媚	寶鴨香消翠被寒		
245	沈億年	卷三	三字令	東風外		
246	沈億年	卷三	陽臺夢	辟寒香透連環錦		
247	沈億年	卷三	月宮春	一從羽蓋上丹梯		
248	沈億年	卷三	月宮春	九天仙仗出蓬萊		
249	沈億年	卷三	月宮春	玉華宮殿列瓊筵		
250	蔣守大	卷三	月宮春	赤城風曳紫綾裙		
251	沈億年	卷三	柳梢青	獸錦空裁		
252	沈億年	卷三	應天長	日斜人散簾鈎捲		
253	沈億年	卷三	瑟瑟調	塞外征人		周積賢有和作
254	沈億年	卷三	踏莎行	小燕雙棲		
255	沈億年	卷三	踏莎行	畫角聲哀		
256	沈億年	無	南鄉子	雙鬢雲鬆	《清詞綜補》卷二	作者沈衰年

本文之撰寫，曾參考本院及上海圖書館藏書，特此致謝。

支機集卷之一

杜陵生蔣平階撰 門人 汝南周積賢 選

絳州春

天外柳三星泛玉河銀沙靜深夜織龍梭

其一

青海月寒光接錦車 千里碧雲遮

荷葉盃

支機集卷之一

杜陵 蔣平階撰 門人 汝南周積賢 選

絳州春

天外柳三星泛玉河銀沙靜深夜織龍梭

其二

青海月寒光接錦車隨風度千里碧雲遮

荷葉盃

支機集卷一

杜陵 蔣平階 大鴻 惜陰堂叢書

絳州春

天外柳三星泛玉河銀沙靜深夜織龍梭

前調

青海月寒光接錦車□□□千里碧雲遮

荷葉杯

積裏萬山秋葉征雁□□□城絲管落明月腸斷

海雲黃

前調

支機集卷一

杜陵 蔣平階 大鴻

絳州春

天外柳三星泛玉河銀沙靜深夜織龍梭

前調

青海月寒光接錦車□□□千里碧雲遮

荷葉杯

積裏萬山秋葉征雁□□□城絲管落明月腸斷

海雲黃

前調

支機集完帙之發現及其相關問題

林 玫 儀

摘 要

《支機集》是明末蔣平階及其門人周積賢、沈億年三人的詞集，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上海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刻本」，惜頗有殘缺，其他各館全無著錄。前此施蟄存先生在《詞學》刊布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明詞彙刊》所收均據此本。筆者在研究蔣平階的過程中，在上海圖書館覓得另一本完帙的《支機集》。本文即是針對此書及其相關問題作研究。

全文分爲五節：一、《支機集》完帙本之發現經過。二、完帙本內容在研究上之重要性。三、有關蔣氏一門及其詞作之探討。前者爲蔣氏一門師生及親族之關係的探討，以及蔣氏名號、籍貫及生平事跡之考訂；後者除討論蔣氏父子及門生之詞作及其詞論在當時詞壇之影響外，另從清初詞選中補充若干《支機集》未收之作品。四、此書對雲間派詞論研究之助益。一方面討論其理論體系，一方面也指出其重寄託、專意小令等論詞宗旨，其實均與其歷經世變之背景息息相關。五、結語。文末另附列各書引錄蔣氏一門詞作之情形，並比較其異同。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lete Version of *Chih-chi chi* and Its Related Issues

LIN Mei-yi

Chih-chi chi is a *tz'u* poetry collection by Chiang P'ing-chieh and his students, Chou Chi-hsien and Shen I-nien, of the late Ming. The only known copy of this book, in the Shanghai Library holdings and documented in *Chung-kuo ku-chi shan-pen shu-mu* (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ncient Rare Books), was that of the Wan-li edition. This copy, regrettably, does not exist in a complete form. What Mr. Shi Zhicun onc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Tz'u-hsüeh*, and the version included in the *Ming-tz'u hui-k'an* published by Shanghai Ku-chi Ch'u-pan-she are based on this version.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Chiang P'ing-chieh, I discovered another copy of *Chih-chi chi*, also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hanghai Library.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is rare book and its related issue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reports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lete version of *Chih-chi chi*, and the second evalu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The third section examines 1) the *tz'u* poetry school led by Chiang, and 2) the *tz'u* poetry of Chiang and his followers. I explore Chiang's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ascertain Chiang's names, place of origin, and the major events surrounding Chiang's life. More importantly, I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Chiang and his students' *tz'u* work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I also present some of Chiang's works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Chih-chi chi*. The fourth section is an analysis of this rare book'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Yün-chien *tz'u* school. I analyze its theoretical values. I point out that its emphasis on allegory and *hsiao-ling* (short *tz'u* poem) fo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at Chiang experienced during the Ming-Ch'ing transition. The final section is the conclusion, to which is attached a chart showing how Chiang and his school's works are quoted in other books.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materials is offered.

Keywords: Ch'ing *tz'u* *Chih-chi chi* Yün-chien *tz'u-p'ai*
Chiang P'ing-chieh Chou Chi-hsien Shen I-nien